

屋 黑

著 清 蓮

局 部 工

S. N.

**PUBLIC
LIBRARY.**

站 閱 共 公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集
第 二 集
書

屋

黑

著 清 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文學研究會創
作叢書第二集

黑屋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連 清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蔡仲宣)

一一九九上

目次

目	次
綿襪·····	一
吸血鬼·····	一五
幸福的人·····	三一
暑假期中·····	四六
黑屋·····	六一
復生·····	七六
古城一日記·····	九八
不相識者·····	一五七

錯的推理與命運這東西……

一七三

縹

一所狹隘的堆滿了陳舊家具的房間裏，菜油燈寂寞地閃着幽微的光。從窗櫺的破紙中吹進夾着細雨的呼呼的風，使得牠怯冷似的顫抖。在牠的旁邊，一個不很潔淨的豬油缸投射長而圓的影，搖擺着不定的輪廓染黑了桌上的一隅。從牠底大張着的圓口裏，溢出陣陣刺人味覺的氣息，這便驅使那一個一歲多的孩子忽然停止了翻弄書籍而捫觸牠。牠險些兒顛狂地傾倒了。幸得那位坐在桌旁做針黹的年青的母親用手來扶着。她把油缸移開之後，隨手拾起一隻被什物擠到桌的邊緣而正要跳下去的筷子，給她愛的哭喪着臉的孩子。她輕輕吻着倚在身側的小面龐，說道：

「玩這個吧，這個多好啊！」

她說着，做出可笑模樣，逗得她歡喜了，又纔掉過頭一針針地刺着。針刺在布上有些冷澀；她身上也覺得有着寒意了，想上牀去睡覺。於是她不住地呵欠。轉過頭望着半開的門外，全是漆黑，大概有一陣冷風正在那裏打着迴旋，她立地想起這個：他或許不回来了。她便彷彿記起他說過夜深了不開渡船的話；於是放下女紅悄然坐着。

她正在凝神，前門被什麼東西踢開了。她原已決定他是不回家的，立刻喫驚地站起身來。

「誰？」她懼怕而促聲的問。

沒有答話。一個孱弱而面色蒼白的男子隨即走進房間裏來。

「你回來了……」她微笑着迎上前去。

「爸爸！」一响是靜默着玩弄筷子和毛邊書的孩子立刻銳聲地喊；便要跳入他底懷裏。

那男子拒絕了那雙向他張開的小手的邀請，忙着脫下被雨淋溼了的衣服。一面發出不大清楚的語音：「咳！今夜出城太遲了。我以為不能過河了呢，不料還有一隻渡船：

」

「被雨淋得好溼的麼？」她關心地問。一隻手扶着立在凳上的孩子。

「上船便淋雨；夾衫也有些潤啊。」

「你遲早總得買一把傘的，我說。冷天來落雨的時候還多着呢。」

他已經卸下了衣服，坐在矮的竹椅上換鞋。他歎氣道：「傘是可以不買的，膠鞋卻非有一雙不可。如果雨落大了，我可以不過河；但是些微的雨，路上也是溼而滑的。沒有牠真是喫苦得很！」

「你下月便掙節出一筆錢來買牠吧。」

「下月沒有存錢了！」他低聲歎道：「昨天拿回家的六雙綿襪，便是預支下月的薪

買來的……唉！多貴啊，我們好像連襪子也穿不起了！」

他們相對默然。

「會他又說道：『弟弟的兩雙襪給他做好布底吧。我的可以稍緩。』

她含糊地應着。躊躇半晌纔不安地說：『嬌拿一雙短襪去了呢！』

「嬌……」

「……她說叔叔兌錢回家就付給我們。」

他微微喫了一驚，但沒有再作聲。這時他已經做好了應做的事，靜靜地在牀沿上抽煙。微弱的燈光射着他底臉，蒼白的面色上塗上一層憂悵的陰影。

她局促的坐在桌旁，像是在思索什麼一般，呆呆地望着散漫的視野。約莫幾分鐘光景，她冷然地說：『先做你的兩雙襪底罷……最後做我底一雙……』

「不。」他回答道：『你先把弟弟底做好；下月再設法補買一雙給你。』

「我不要。冷了我可以穿皮鞋。」

「皮鞋便不冷麼？冬天來一個人至少該有兩雙綿襪的；我總得設法……」

「那麼，等叔兌錢回家，嬌還我後再買罷。下月你要買鞋，又要買米……」

「兌錢回來怕不是容易的事啊。」他截住說：「況且她還借了我們的錢，便全當作房租罷……些小的綿襪，你還肯叫她付還麼？她是很可憐，據你說，糧食祇夠喫到冬月初，不是嗎……」

「嬌今天還藏着哭了呢！」她忽然掉過話頭說。

「爲什麼緣故？」

「我不知道。大概是看見兒子又病了吧。」

「你沒有勸她麼？」

「她是藏着哭的，假如我不去取醃蘿蔔，還不知道呢。」

他沒有再說，又低下頭抽煙。

門外淅淅瀝瀝的雨聲中，忽然夾着對岸都市裏二更的響聲。牠飛過河來，飛到這荒涼的夜的鄉野，帶着十分的悽寂與蕭條。

「我們睡覺了吧！」她懶懶地說。連着又打了兩個呵欠。

秋天一過去，氣候即陡然增冷。圍繞着都市的河裏露出一帶沙面的島嶼；迴旋的風在河上刮過，使水波寒顫的浮湧。在鄉村裏，植物都萎縮着而且呻吟；人們和鳥獸也都像絕跡了。

這年頭兒，真不是窮人們能夠過活的啊！

現在她在孩子身上加了綿襖，給自己也穿得厚厚的，以至近於臃腫。但她常常這樣愁思着：「我很冷啊！」因為她老是覺得缺乏一件東西。這個東西似乎比無論什麼還有

更能禦寒的效力。當她穿上真正的冷天的衣服，便開始覺得不管怎樣身子總是冷得打顫。身體的上部雖是過於厚重不至有狂風侵入，但在她每一作念，便像有使她齒牙相擊的寒氣從下面的罅隙裏衝涌上來。那便是因為下面沒有更多一點的把腳也包得厚厚的綿襪。

在她看來，他和弟弟彷彿是很幸福的。便是噓氣也似乎有火爐的味兒。她很久便渴望着她也能夠熱熱和和地雜在他們中間談笑，那時她不知將是怎樣快活。或許在休息日也能同着上街去玩。每一次她瞥見他回家，便不覺想到他手裏拿着一個紙包，走進唯一的房間裏便遞給她——而且他會這樣說：「你看這一雙綿襪合你底口胃麼？」她不知怎樣歡喜地接過手，打開牠。她或許要在心裏笑得幾乎流出淚來。——但是，這是真有的事麼？她不是在瞥見他回家的第二個刹那便明白他是空着兩隻手的麼？不錯，一切都都懂得了！立刻她便想到還沒有買膠鞋，沒有買傘。他們是喫的太多了，買米和其他的

日用品，一個月常常去掉十來個「花邊」；而且他們還要兌些回去給父親們喫。於是，她祇有暗暗歎氣；似乎這每一次回家的情形都是一樣的在欺騙她。

有一日他這樣說了：「再緩幾天，也許有錢買綿襪啦！」

她笑一笑，並不怎樣回答。心裏卻暗暗在應着。因為觸動她底心事，便要冷得打顫。

幾天過去了，接連着許多的幾天也過去了，他還是說着，說着。幾時他纔給她一點子滿足呢？她失望的次數可太多了，不知不覺想到這是永遠辦不到的事情上來。於是她很嘔氣，悔恨不該使嬌看見以致四雙短襪被拿去了一雙。雖然她會滿心念着自己的嬌是很可憐很可憐的。

嬌已經把她底一雙襪底做好了。她用白的布密密縫着，後跟還做了一朵花。那一雙襪是那樣的，中她底意，使她彷彿覺得暖和到了極點而讚美着。她看見嬌穿着走起路來如此輕捷，不免皺着眉頭；心裏即感到一種難堪的空虛和落寞。

「你看這樣式還可以麼？」嬌說。雖是疑問的話卻充滿了自信。

她可有些局促的樣兒，老是凝視着。然後她默默地走入房間去，無力地躺在牀上。她便恍惚聽見嬌說過叔叔有信回來的事。如果她不是做夢的話，她確記得有一天嬌上城去拿信。她便疑心着她瞞着兌取了錢。甚至她親自看見嬌嘔氣的事，彷彿也是作偽。

這天晚上，她向着他歎息道：「她怕不打算付錢給我們了！」

他道：「你還想到付錢的事麼……看見她那樣的可憐光景，你不是不軟心的呢！」
「我們自己也很可憐啊！」

這一句强有力的話早已盤據了她底心；也許是氣候對她太殘酷了使她過於憂苦吧。她並不辯護同情不同情的確她是這樣想着：「假如有三雙襪，我可以毅然送伊一雙。」事實很明顯地擺着，她那裏有三雙襪呢？

末了她聊以自慰地想，要是緩幾天他能踐他的約言，她便永遠不提及綿襪的事了。

她在心裏自言自語地說：

「再緩幾天他會買回來的吧……」

她永遠是愁悶着。她穿着皮鞋走路，在從前曾經是悅耳的聲音，此刻似乎有些討厭了。加以常常把布底鞋踏得積滿了溼泥的他回家時的光景，一對照着自己無論走那裏都穿着厚重的皮鞋，總覺心頭難過。在這個時候，她忠誠地希望他能有一雙膠鞋的意念，比自己再有一雙綿襪的企求更切。——從另一方面說，他有了膠鞋以後第二項被買到手的東西自然便是綿襪了。因為他說過落雨便不回家的話，傘確是可以不買的。即使買，也應當是買了綿襪以後的事吧！

但是天氣實在更冷更冷了，（往後走還不知要冷到什麼地步呢！）當她洗着穿得太久了的綿襪，覺得脚上正要生凍瘡。第一是冷得很厲害；其次便不能不說是脚趾有些

發癢。在這個時候，她又自然地想起路溼了不必回家的事，也是可以的。他何必一定執着於回家的念頭呢？悶悶地相對坐着也不是好玩的事體。況且——她又想到他有的是很孱弱的身體，如果受了涼則太不值哩！

這一大堆念頭時時在她胸中洶湧。有許多次她想吐出一些，但總沒有決定怎樣的好。她獨自斜躺在牀上，便想像桌旁坐的是他，她試用各種態度各種辦法和他商量這件久已潛伏在她心裏的事情。她又揣度他底心理他底回答而得到一個比較滿意的結論。到最後來，自己也奇怪怎麼如此癡想。而實際上空虛悵鬱的日子，仍是照常地走過她的面前。

「別兒的爸爸有信回家了！」一日嬌拿着一封信愉快地走來，請她代閱。是她剛從城裏帶回來的。

她歡欣地接過信，拆開牠，一句一句的唸。有些字祇是模糊地認着，她勉強能領會大

意。那些字是說，遠方的他也很窘，一時還籌不出錢來……祇這幾句便夠了，以下的她不知道。——實則除此意外，也沒有寫着什麼啊。

讀完了簡短的信，她呆呆地立在桌旁。在此一剎那間，她心頭油然地涌上「可憐她啊！」的濃摯的情感。因為嬌的沈默的悲傷已經神祕的注入她底身裏。她覺得以前望嬌還錢真是殘忍的念頭了；於是開始寬慰那位可憐的人。

「遲早總有錢寄回的吧！」她這樣說：「好心腸的人，不愁沒路走啊。」

「誰知道呢！」嬌歎氣說，踏出房間。她幾乎哭了。

她惘然地想着，放棄她底針和線在桌上。一直到階沿上玩着竹竿的孩子跌下石級去，她纔從迷惘中驚醒。

不待怎樣推想，從這天後她知道沒有希望了。於是她覺到自己是世上最可憐的孤苦無依的人。她被錢魔玩弄着，從生下地來便是這樣。現在她除在自己心裏盤算以外，沒

有可以告訴的。如果她的孩子能夠講話，她許是極能安慰她的寶貝。或者，如果他不是那樣的窮愁悵鬱，他不至對什麼事都覺憤悱；她便要把滿肚皮話都掏給他。她現在有什麼辦法能夠滿足一些兒呢？……

她愁思很久，暗暗在心頭鼓起一種毅然去似一件事的情感。她並不需要誰來寬慰他了，她也不須去寬慰誰。她已決定不把沒有希望的事揣在懷裏做着無益的夢想。等待她自己夠受用了，她將仍是寬大的博施同情的呢！實在，這種「毅然」的決定是使她成爲世上最合邏輯的了。——至少在她心裏執行了這樣的判決。

在那一天黃昏時，她從曬衣竿上取下一雙短襪，悄悄地放在箱子的底裏。她揣想沒有人知道，纔放了一個極大的心。

晚上他踏着溼路歸來，她殷勤地迎着他，爲他提出另一雙鞋來換。當他安靜地坐着閒談時候，她略帶緊張的聲色說道：

「弟弟的一雙短襪不見了！」

「怎麼樣？」他驚惶地問。

「是晾在曬衣竿上的，收衣服時便沒有看見……」

他瞠目直視着她，說不出話。

這時有一種澹遠的淵穆的情感，浮上她底心來。她鎮定而且安祥地轉過身去擦燃

一支火柴，點上油燈。在那幽淡的光輝中，照見她面上浮起一層蒼白的喜悅。

吸血鬼

——一個人的獨白——

一

.....

二

.....

三

呵，我太累了！.....

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疲乏，從來沒有。我的神經錯亂了，頭腦昏得要命，我緊緊抱

着它，不歇氣，來回的跑。在這一間小室裏，我來回跑上幾百次了。爲什麼要這樣呢，我想，我始終弄不明白。我老是這麼樣：詛咒着，跑着，要踏碎所有的地板，要跑到一千次，直到我的頭裂破了爲止。我還記得，從昨夜起我就昏亂了，我沒有歇下來喘過一口氣。雖然我想震動得太厲害了，該平靜一會兒，可是我仍然抱着這顆頭來回跑。我早已覺得兩腳已經痠麻，——不，一身也麻木了，失了知覺，我的眼前，昏花，耳鳴。我的心兒突突的跳，要擊碎狹窄的胸膛。最難過的，這一口血要吐出來了：身子要頹然的墜地，化爲泥土……所以，我緊緊箍着頭，嚥着口裏的血，避免那可怕的時刻到來。當雞叫第一次的時候，我以爲天快亮了，我說，歇一歇，叫老婦人燒一杯開水來。因爲我的口渴得很厲害。實際我未曾休息一瞬，仍然繞着屋打圈兒。忽然由我的步履聲提醒了我，我開始想，我可是瘋狂？瘋狂！這個字可要嚇死我！我不敢想，努力把它從腦裏驅逐出來。自己卻不知怎的跑得更迅速了，簡直是飛。我化成了一股風。我要把一生殘餘的精力，都在這一刻兒用盡……但是，倘若我能夠衝

破一堵牆壁，跑到外邊去，我便得救了。在轉彎的時候，我努力要向一堵牆衝去，偏有一種魔力制止着我。我始終不能夠跑出圈兒，活活走了一整夜……現在難已叫到三次了。我累得要死！但是這一口氣，我希望他還不要斷，捱到天亮……

我真够受！一面疾馳着，心裏爲了我的陷入絕境，非常悲痛。我到底是瘋了麼，我的神經是否還有知覺？是否我已在昨夜那個時候就死去了，而我現在的舉動，祇是一個幻景？我真不明白怎樣纔能證實我現在是怎樣的了。我現在聽了那個——我怕想起它，的確，我該死！怎麼會想起那個？我要毀了……但我心頭又湧上來，那個，我分明聽到的，它抓住了我的心！它一刻也不放鬆的驅着我跑，它蹂躪我的生命，它吸盡我的血。是這麼一個可怕的怪物。爲什麼我要聽到它？我詛咒我的耳朵。爲什麼我當時不被它殺死……但我心頭又湧起來，那個——可怕的聲音！我的耳要震聾了，生命要射出這軀殼，穿過那牆壁，向外去，向外去，我真够受！祇是迴旋的跑着，等待死亡。我詛咒，爲什麼還不跌倒？我詛咒受磨

難的生命，我詛咒我會經聽到它……

我怎麼要相信曾經聽到它呢？我不能夠稍爲安靜的活下去麼？我很希望有人告訴我是怎樣的在很早很早的以前。我就已經淪入了這魔道。或者是在我這點牛痘的時候，就被放入了瘋狂的種子。這是時代的病，原因很古，祇不過昨夜我偶然在我身上爆發了的吧……我現在儘這樣跑着，不知道要得什麼樣的結局。或者我會喘死，當我恰好把應走的時間走完，恰好把最後一滴血灑去……這是太殘酷了的事情。我希望天快明亮過來，把這古老的暗黑的世界趕跑，而我的最後一滴血還可以支持再過一兩年的時光。所以我不能不跑着，避免那吸血的鬼聲——我詛咒它，它是一個撒旦，他和上帝平分了我們的世界……

幸得我沒有再聽到什麼了。我祇要繼續的飛跑，等不多久，城牆上會吹起第一聲的喇叭吧。呵，够了，够了……

四

現在容我思量這一切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當我的這一口氣還沒有斷時，我必須弄一個明白，到底那些是怎樣來的。我真個糊塗到了極點，一切都幾乎遺忘了，我怎能那些紛擾的事情，有條理的記起，我的頭腦是這般昏亂得厲害……

我記得是那一天，我還住在別墅街一家寄宿舍裏，那間屋僅容我一人住，睡眠同工作都在一塊兒，似乎我在那裏已經住了兩年了，我每天有八點鐘光景，坐在裏面，繕寫來往的公文；還擬稿；還做其他的雜務，幹這樣的事情我持續了十年，我的青春在筆硯間耗盡了。我已經衰老，如別人所說，沒有什麼志向，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保存這個飯碗。單爲這個飯碗，我生活着，勞苦着。一直葬送盡了我的希望，使我消瘦，頹唐，宛如一個老人。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而且，如果不失業，我便能够僥倖多活些時光。這延長下去的痛苦年月，即是人生的唯一的享受了，多麼幸運！我想或者在我老死的時候，托天之福，還坐在那張桌

子的旁邊，而那一隻筆，還會握在我手裏呢……近了，那日子，隔得近了……

我想起我的幼年，我那已死的妻，常常在噩夢中叫醒我。我滿身是汗，心兒虛跳不已。每天早晨起來，我對着鏡子看，瘦了，瘦了！膚色一天比一天蒼白；頰上的肉已經消失了，祇留得兩邊的骨，高高聳起。不免我要皺一皺眉，試着咳嗽一聲。於是我和一個朋友寫信時，就這樣的慨歎起來：『青春呵，你到別人臉上去輝耀吧！』寫後不禁要諷誦而且歎歎。漸漸的，自己覺得是一個老頭子了。我怕冬天，怕風，怕雪，怕寒冷的晚間。食量也慢慢兒減少了。從前兩點鐘可以做好的事，現在需要更多一倍的時候，不用說，稍為繁重的工作就支持不住了。知道的人，都說我患了貧血——不錯，身上的血很少了。我年輕的時候，曾經擁有鉅量的血……其實我現在並沒有多大年紀，不過二十八歲，是嗎？我記不清楚，或許還是二十六歲呢。但我比起那些花花公子，就不像是二十幾歲的人。我做的事情是絞腦汁，是賣勞力，同時按照我的職分，得到很少的營養……這樣我維持了十年，現在想起來十分

心痛，你看，就在那樣狹隘的屋裏，一堆紙的旁邊……

爲什麼我老是想著那些很遠的苦惱的事呢。我真是糊塗，糊塗！最要緊的是，把那天以來的事弄個明白。我該怎樣記起？那是一個夜間吧，讓我努力搜想出那些瑣事來。我想，那夜大約十點鐘了，我的公文不過謄寫了一半，忽然我聽得窗外有一種怪聲叫喚，「嗚嗚……」一股襲人的恐怖，使我立刻心跳起來。我全身顫慄着，把筆擲在桌上，竟自呆了。一根根的毛髮在我頭上豎起，眼睛睜大，身上每一個細胞都凝聚着，縮小，而且抖索，我剛要吶喊，那聲音又如飛的響近來，恰如從爛肺製成的鬼臉上迸出的。我心頭一緊，湧上一股血……「一個鬼！」我直覺的喊道。忙跳上牀去用被蓋蒙了身首。我緊迫的呼吸着，按着發慌的胸膛。但那怪聲還在響着，不在外邊，卻在我的耳朵裏……我一聽了就像要命一般的心痛。噴出熱血，那時候，我已沒有氣力按捺，便哇出一口血來……

我會暈了……

不知過了多久，我恍惚的看見死了的妻。她穿一件陰白的上衣，坐在牀邊。她低聲的哭泣着，（但我看不見她的臉，）用她那戴有一根玉圈的手摸我的額角。她彷彿叫我不來，我無論怎樣用力，總掙不起。我向她說，她好像沒有聽見，祇是哭泣……一會兒，什麼都沒有了。我覺得躺在陰沈沈的古廟裏，在一個大鐘的旁邊。似乎我已經躺了很久很久，永遠那樣的睡着，動彈不得……

我想道：「就這樣完了……」

.....

五

可怕的一夜過去了。第二天，我很妥的纔起來。身子空乏得很，虛飄飄，立不穩腳似的。我拿鏡子來照，立即爲自己的臉相所驚。昨夜的恐怖，又在心頭活動起來。我忙踏出房間去。憤憤的想着：「離開這裏！離開這裏！」

我敲鄰居的門。那個男子銜了一根長煙管走出來。

我問他道：「昨天晚上你聽得是什麼叫喚……？」

「沒有聽見，先生。」男子向我鞠躬。

「不，你糊塗了，有一個鬼在叫呀……！」

「鬼什麼鬼……？」他沈思着，同時很驚訝我說的話。

「你怎麼沒有聽見，是那樣大聲的叫呀！」我說，「那一定是一個鬼，我完全聽得的。一個惡鬼。你聽說過有什麼吸血的鬼麼，吸人的血的……！」

「先生，你生病了不是？你今天氣色太不好……你應該安靜一點！」

「唔，我很明白。我被鬼纏住了。我要搬走！這個地方是住不去的……！」我說着，和他分手，一逕走出了宿舍。

我想，我該去會一會必倫君，託他給我找一間房子。如果今夜能夠搬，便再好沒有。我

雇了一乘包車，拖到他住的地方去。把這話對他說了，他也同鄰家的男子一般驚異。用一雙黑澄澄的眼睛，老是瞧着我。後來他明白了，允許引我到西街的一個老婦人家去。那老婦人——就是我現在的居停——同她的孫女兒一起居住，有一大間屋是空着的。必倫君以遠親的名義，立即和她交涉好了。我於是交了一元定錢，叫她打掃着，等候我搬進東西。

我轉回別墅街，把一切收拾好，立刻叫包車載了器物，拉到我的新居去。在這間屋裏，放置了我的所有，重新我又把它們陳設起來……我對於這地方，感到舒適，彷彿我從污穢的泥中伸出了頭。我把老婦人借給我的桌子，小茶几，木椅，一一的接過來，很小心的安放著。一時頗使我忙碌。老婦人又生怕有什麼不合我的意，嘮叨的問着要些什麼，她可以替我買去——要的什麼？第一就是苟安，苟安祇要我能够逃避那明目張膽的襲擊，就得了！——我善意的告訴她，教不要打擾我，我還要作事。如果她實在閒着沒事做，可以去燒

一壺開水來。這樣的打發了她去，於是我對自己說，我應該安靜，不要勾惹起什麼心事。最先須得做的，即是把筆硯拿出來擺好。可不是，那一張公文還沒有謄寫完全呢。好在那是下行的，不需怎樣工楷。另外，還有幾件稿要作，明天也必須交去纔行。

我現在對於我的鎮定，非常詫異。不料在兩三點鐘內，就把應作的事情作完了。這晚上我沒事做，人非常疲倦。當那老婦人點了油燈來時，我告訴她，不必燒夜飯，我已經沒有精神支持着不睡了。我脫了衣服，上牀去，並沒有思慮什麼就睡熟了。後來也做了夢，看見我的母親和女人，在庭院裏做針黹。這是我以前的家。她們不談一句話，把頭埋着，彷彿在月亮底下。看見我來，也不瞅睬。我完全看不清她們；但我知道不是別個，而且因爲一件事，她們正和我生氣。迷糊裏我一翻動，就醒來了。第二次，夢見我的哥哥。他同生前一樣，坐在磨子側邊吸煙。他面前是一條牛，拂着尾巴，低了頭在喫草。後來他把牛牽了，越過一坪荒土，到菜園裏去……

做了一大堆夢，醒來時，天還沒有大亮。可是我不能再睡了。想披衣起來，因為怕冷所以仍直躺着。我想，我現在好了，那個不會再聽到吧，昨夜已平安的過去了。但我總不放心那些怪夢。假如我是全好的，頭腦不至於這般昏亂，夢也不至於有那樣的多，那樣的怪。平常我是少有這樣，雖然平常我已不寧靜。我明白，這是生命力消耗得要盡了的表現，一切事情似乎都可看出我到了衰老，現在則正生活在生和死的中間——不，我決不承認曾經正當的生活過。我實際還不如一條狗，得享受一些生存的樂趣……

够了！我又瞎談起來了。我該好生記起起牀以後，我是怎樣的壓抑着自己，無論如何要鎖定的做所有應做的事情。我打定主義，作完事後，必須上街去買什麼補血的藥，鎮壓我的虛驚。我相信我是由於虛弱，所以聽到什麼，決不肯承認有什麼叫做鬼的東西。——如果說有，則全世界都佈滿了。你看，誰沒有扮鬼臉，搗着鬼，騙「鬼食子」？噢！我一定是神經錯亂了，一定是貧血。如像這樣的不安定，是不行的一個人決不能在恐怖中完成他的

工作。那麼我的生活豈不危險。我的精力雖然已經虧損於無謂的瑣事當中，而未來的時日也將這樣延長下去，人生除了做一些瑣事怕再沒有什麼了呢。我既已不幸變成受難的人了，還得打起殘餘的精神，維持這瓦霜似的壽命。這是十分自然的道理。可是我前一夜怎麼想不到這些，偏要大驚小怪的嚇壞自家呢？世間比我還荒謬，比我還膽怯的，還有人麼……

我想到這些，自己埋怨着，又得靜心做一些事情。我繕寫了三張公文，擬了一張稿，都很順利的在午前做完。我於是走上街去，把公文交清楚了，又領回來一些新的工作——這些是永遠都不會完的，不知怎的有那麼多——回來以後，我又還工作了很久的時間。我覺得厭倦了，買藥的事，又自然的想起來。我至再至三的思慮了一番，決定暫緩。等到下月份支薪的時候，設法抽出幾塊錢來，再說買的話。可不是麼，如像我現刻的安定，已經是完全好的人了。的確我並沒有什麼病症，能够喫飯，能够走路，能够做事，什麼也能够，我極

不願平白地多花一個錢。——誰也知道，在現今的社會裏，錢就是一個人的生命呵！……

到晚上，我把事情做了一大半了，謝謝天！一大半並不是少的啦。我如今大概可以休息了，休息也就是營養，就是安慰。我把一大堆紙，擱在一邊，開始吸第若干次的煙。自然現在還不是真該休息的時候，我卻已經覺得頭腦紛亂了。這時候，煙於我是極有用處的，照我的經驗，該從一口一口的吞吸中得到繼續的興奮。我又打起精神來做事了。下筆還不到三行，我即爲一個字所苦。我沈思着，竟不能於萬千字中尋出這一個來。我的筆落下又提上，猶豫不定的動着，塗改着，不知如何是好。我彷彿看見幾個字在腦裏打旋，爭着要奔赴筆尖去。似乎有一個聲音，在向我說，非常細微的聲音。什麼？又是耳鳴麼，忽然間，我又聽得一個怪物大叫起來了！那鬼！我聽得，嗚嗚……簡直在我耳邊！簡直鑽進全身了！簡直刺進了我的心裏！嗚嗚……！一股血在胸脯裏翻湧起來，我要嘔吐！我昏眩了！立即我顫抖着，吶喊，心跳——跳得要爆出來！我的肌肉嚇得緊縮，毛孔卻大張開了。一口殘餘的血，我的

靈性悟到祇有這一口血了，衝到我的喉頭，腥臭的氣味刺激我，使我不由自主的緊緊嚙住。「吸血的鬼！」我大叫一聲，又閉緊，兩手用勁壓着心胸。嗚……耳邊如雷霆響一般，倏然桌子和牆壁搖動起來，打轉！一顆針，鋒利的刺進了我的心臟，我嚙住一口血，倒在桌子的旁邊……

……我在惘恍迷離的當中，看見那老婦人推門進來。她顯然是嚇壞了，抖索着問我：

「什麼什麼？」

「那邊！你聽……」我疾呼着。

她奔出門去，不知立在那裏，用絕望的聲音喊道：

「先生在屋裏在你的桌子上吧！」

我忽然捧着胸，縱身一跳，逃開了桌邊。我看見筆在轉動着，硯台沈重的向下墜，向下

墜。它們不是在叫喊麼？那老婦人又進來了。她壓住我胸上的手，扶我到牀上。我卻喊不應她。睜開眼，她不見了。砰訇一聲，我突然跳起來。那個鬼來抓我的口，我把身子一溜，躲開了。我的頭被一隻沈重的怪手所打擊，痛極了。我抱着它，在屋裏來回的跑……

我沒命的奔跑，來回有幾百次了。嚙着這一口血，要一直跑到東方破曉的時辰……

一九三三，十二月。完稿

幸 福 的 人

行李已經收拾好了。年輕而且漂亮的林伯澤先生，很疲倦的從荷包裏掏出一方被汗水染污了的手巾，拭着額上的汗珠，兀自在書室裏來回走着。他身邊彷彿纏繞着很多瑣碎的事，不能夠寧息，雖然仔細思想又搜尋不出什麼。他爲了要到遠方去經營一種合作事業，從前幾天起就很着忙，把一切必需帶走的東西想了又想；比較重要而又容易疎忽的，先檢放在大皮箱裏。有些時時提起他注意的零碎物件，一連在心頭打擾幾次，更使他覺得非常麻煩；所以直到這天黃昏時候，還是亂無頭緒似的。現在他已經把大部份行李放作三口皮箱，暫時歇一歇氣。他的頭腦被許多模糊，瑣碎的事所苦，目光從屋角看到屋頂，看到一線夕陽的光斜照着的門外。他在毫無目的的凝視之中，仔細的想着：是不是

還有一件下衣沒有放進箱裏？是不是還忘去把皮帶套在舊的溫水瓶上？是不是還有一本書，還有一雙襪子？——他想到襪子的時候，立刻聯想起那一雙頂值錢的，前頭有個孔；想起長衫的當中被煙蒂燒壞了一點縫。「她怎麼不早跟我補好呢？」他獨自不高興的說着。「真是壞女人，完全沒有把我放在心上……！」

他剛轉身，他的美麗的夫人懶洋洋的走進書室來了。她的薄薄的青裙在膝前飄舉，晚風吹起波紋似的縐摺，似乎發出輕微的繚絆之聲。她冷靜而莊重的目光，向林先生看了一眼，隨即坐在一架古式的木椅上。肥而白的手裏，拿着一隻沒有做好底的白緞子的女鞋，正中盛開着一朵淡紅的花。

林先生走近她的面前，凝視着她，說：

「來得很好，你還沒有忘記到這裏什麼風把你吹來的……！」他細聲的問，臉上故意的微微露出驚訝。「我猜不出什麼事情耽擱你許久，半天沒看見你。你是不是……還

不知道明天我就動身走了？」

林太太沒有作聲。一種苦惱的，——或者說一種難過的表情，在他臉上掠過。她低下頭去，不安似的理着胸前的縐襪；從這裏，兩顆圓圓的乳頭露出一點凸痕。

林先生在她的豐滿的胸前急遽的一瞥，帶着一點愴惱的情調，這樣說：

「是的，明天我就動身了……我的行李，你替我收拾好了沒有？」

林太太仍然埋着頭，不回答。她拿着鞋，一針一針的刺繡，在花的旁邊添上葉子。因為沒有剪刀，她就用伶俐的小牙齒咬斷絲線的結。當她俯下臉去，花瓣緊貼在頰上，一般的嬌豔，一般的紅。

「咳……」林先生嘆一口氣，繼續說。「你替我收拾好了那一樣的說來我聽聽！」

——什麼東西都是我親自動手？我說的話好像是「耳邊風」，吹過去就完了……我早就跟你談過，先把冬天的衣服檢出來，把呢博士帽刷乾淨……到今天，這個時候，卻連人

影子都不見了。」

林太太停了針線，截着急忙的說：

「那一頂帽子我跟你刷過了……沒有嗎？」

「啊，謝謝你，我還不知道……煩勞你跟我刷過一頂帽子，刷得很好，簡直同沒有刷過一樣，黴點還是仍舊……」

「黴點是刷不夫的，也怪我嗎？」

「刷不去你試爲我多操一點心看……」

「我做不來。」她有些生氣了。「你會刷，你自己去操心罷。」

她又俯下頭刺着。顯然她的工作不比先前那樣鎮定而應手。

「好罷，我自己刷，我自己……」他慨然的說，略停一停，接着又釘視着她，問道：

「這且不說；別的東西呢，你收拾了多少？」

「你就要走了嗎？」她局促的問。

「你是不是要等到我走出門口，纔去收拾，真奇怪，這時候還不着忙，好像沒有這一回事。要是你走人家，前三天就開箱打櫃，弄不寧貼……這就可見你全沒有瞧起我了。我試問問你，就不說收拾的話罷，到底你可不可以來陪我玩——就譬如我們只是朋友？……」

「……………」

「我連朋友都比不上嗎，結了婚這幾年，又是遠別……」

「還沒有來陪你嗎……」她瞟他一眼，紅了臉說。「我在這裏坐着的。」

「啊，你在這裏，我還不知道你在這裏呢！你是幾時來的，我的心肝！謝謝你，你來陪我了……你的心腸真好……到什麼地方玩了半天忽然想起我了？可憐我眼已望穿，到處都找尋不着。我叫張媽，張媽也同你一樣，飛上天了。一大家院子，沒一個人，談話聽不到一

點回聲。好像這裏不是我的家——我沒有家，什麼都沒有，是光生的一個，沒人愛憐的……」

林先生眼圈兒發紅，他退到桌子邊，靠着身子，直視着門外。夕陽的光已經收回去了，只有兩個麻雀在石階上啄食，唧咕的鬧着。

「老實說罷，少霏，我同你結婚真是痛苦……」他悲悽的說。「我無論如何愛撫你，勸慰你，總抓不住你的心，討不着你的愛……沒有愛的日子我是活不下去的，沒有愛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沒有愛的世間簡直就是地獄！變成了一個人，想來總是有點感情的，而你們這一類女人，卻乎不同……冷得像一團冰，硬得像鐵。一生除了穿衣，吃飯，拉矢，同男人睡覺，生小孩子……以外就沒有了。少霏，這種痛苦我受不了，我情願死，不要過冰冷的無情的生活……」

林太太眉頭緊緊的蹙攏，忽然把頭掉向一邊。在她漸漸褪色的臉上，露出一種倔強

的不信服的表情——這是頑固的女孩子們，在對付斥責他的人的面前所常有的。

他默默的立了一瞬，繼續說：「這樣同住下去，你我都痛苦，不自由的婚姻把我們害了……但是，少罪，捫着我的心說，我的確是愛你的，我自己相信得過。我並不怨恨你。我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為你全不愛我——你待我還不及旁人好，你並不關心我，一點也不體貼我。我同旁人一起，有時還覺得愛的美好，同你，只覺得冷氣森森的，好像在冰天雪地之中。這是什麼道理呢？你自己心頭一點也不起感情嗎？我問你：你不覺得世界上有一個最愛你的人，值得你也愛他嗎……」

「我聽厭了！」林太太停了針綫，自語似的道。「爲一點小事情又說一長篇……」說着，她立起身，很快的轉出門去了。

他驚異的看着，咬着嘴唇。忽然他發怒了，向她後面追去，把地板踏動得很響。

「你怎麼會走你，你……」他叫喊着，在門限那裏一踉蹌，幾乎絆倒。「你就這樣走

了，你就……」

她並不爲背後嚴厲的聲音所打動，匆匆的穿過正屋的窄門，走進臥室。她把身子放在靠着長桌的椅子上面，左手支着頤。那隻小巧的鞋悶沈沈的臥在她的懷中，伸開花瓣，瞅着她一雙含愁帶恨的眼睛。

他邊說邊走進來，在她的面前停住，重新掏出手巾，拭着額上涔涔的汗。他臉上的肌肉奇怪的顫動着，舉動也變成了急促和忙亂。

「你就這樣走了？你只想撇開我，永世不見我，那你就好。咳，我明白你的心……最好我出門死掉，不管是捱彈子，捱刺刀戳，遭馬踏人踩……你都歡喜，從此沒有人向你說這些聽厭了的話。你另外找一個男人，一樣的吃飯，拉矢，睡覺……」

他身子劇烈的搖動着，粗暴的說，一字一字都充滿了憤怒。

「我明白了。」他接着又說。「原來是我的錯，我瞎了眼睛，我糊塗到了極點。這個世

界上那裏有愛呢？愛是什麼東西……金錢同勢力把大多數的女人弄昏了。愛早已成了買賣……我明白了……所以……你如此的冷淡無情……我病了你不侍候我，只去同鄰家太太們搓牌。要茶要水你也不愛管。我在一旁呻喚你睡得打鼾，喊醒來又睡熟了……我動身走，你不會叫多住一天，不問路上如何，犯不犯險——也不說一句出門要小心，冷來多加衣服的話。甚至明早晨要動身了，半天都不見人，不替我收拾，濫了的長衫襪子都不補。好容易等來了，說不上三言兩語就走……」

幾珠晶瑩的淚，從他眼角邊掉下，用手巾拭了去，眼眶裏又簌簌的流出，滴一些在他懷裏。他支持不住，用一隻腳移了矮凳過來，對着她坐下。把頭埋在手巾裏抽咽着，哭數着，宛如一個受傷的孩子。

這時，她彷彿明白了是什麼一回事，無力的把針扣在鞋上，呆呆的坐着。她仍然負氣的不作聲響，把頭低到胸前。

他泣訴着，語聲中常常哽咽。「唉……你們是沒知覺，沒感情的。你們心愛的只是錢，只是勢力，有了這個，什麼都可以不要。同你們講愛情，猶如「對牛彈琴」，你們的耳朵不是生來聽愛情的。你想想，我向你說了多少次數，人生除了穿衣吃飯，只要有滿足的性愛就算幸福了。就是貧窮，也都很快樂的……因為大家相知，相愛，相勸慰，相扶助，生活在一塊兒，就像配成對的雁，永遠拆不開。人生一世要這麼樣纔有意思。我還要怎樣向你說，什麼話都說完了，你的心腸總是那麼硬……」

「我又說，人生在世上是孤單單的，活着非常淒涼。你周圍的人，爲了生活，都扮着鬼臉，欺凌你，排擠你，誰可憐你，誰知道你的心。你一個人，好像獨自在黑夜的路上摸，多麼可怕……你想想那光景……——說到這裏，他的聲音漸漸放低了。——如果有一個相愛的人作伴，——我是愛你的，如果你也一樣的愛我，了解我，安慰我，我們攜着手在這淒涼的世上走着，兩個人就好比一個，我們多麼幸福！我早已向你說過，世上沒有一個人安慰

我，我只希望你，追求你。要是不這樣，我活得一點意思也沒有了，不如早些解脫了的好。所以那天晚上我問你：要我好生活還是要我不活？我聽憑你。如果你要我向好的路上走，就從這時起愛我。你口說是答應了，但是沒有實行；不是你心頭巴望我不要活好，到底我明白了，再說終是沒有益處的……」

他暫時停住，疲倦的張開口，打着呵欠。林太太立起來，憤然的說：

「多難聽的話！你動輒就說這些，誰不要你活？你教我怎樣呢？愛你難道要一天到晚都說「我愛你，愛你」到底爲多大的事情，鬧得左鄰右舍都會聽見了……」

她拿着鞋，毫不躊躇的，彷彿做夢一般面朝着雕花的牀走去。

立刻他也毫不躊躇的立起來，阻擋着她。他一隻手圍着她的腰，逼着退到椅子跟前，又坐下。

「你又要走？真是不明事體……」他立在她身邊，拭着殘餘的淚，說：「我教你一天

到晚的說：「你愛我」嗎？我向你說了多少，你還不懂？——我看出你不愛我，真是不想活了……既然你前次答應了，怎麼又不真心的愛，你說是不是愛我。無論在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都看得出的，誰要你挂在嘴邊上說？你真是蠢！你該知道只要是真心愛我，隨便一言一動，都表示得出：比如說，明天我要動身到遠方去，你如是心痛我，一定非常難過。你一定憂愁，舍不得我，替我耽心：怕我身體不好；又怕路上遇險。該收拾的定要替我收拾，該補的替我補。你總不離開我身邊，生怕時間白白的去了一分一秒；生怕少看了我一眼。你關心我，體貼我……這一來，我們怕會相抱着哭，——這是多麼甜蜜的幸福的流淚！但是，你怎樣呢？你睬也不睬我，甚至向你談話，一次二次的跑開……這就是你對我的情分……」

他嚥住一口氣，接着沈痛的說：

「其實我最容易哄，像逗小孩子樣，只須一塊兒糖，我就會玩得上勁的。你就假裝愛我，也比這樣冷淡無情的好……」

林太太抬起頭，臉上漸漸恢復了平靜，細聲的回答道：

「你說關心你麼？我怎麼不關心你，只是在我心頭，你怎會知道。我豈是要向着你說：『我關心你呀！』纔算關心你？……說收拾，我又不知道你要帶些什麼東西走，你又沒有完全吩咐我。你既然都想到了的，怎麼又不說出口。讓我知道呢？」

「這都要我一樣一樣的說嗎，你有這樣蠢……」他傾耳聽着她說，清脆的語音，使他的呼吸慢慢的調勻了。他移過矮凳，挨近她的裙邊，輕輕坐下。

他凝視着她，把聲音放柔和了些，重複的問道：

「認真一樣一樣的都要我說嗎？你自己不知道？」

「你不說我怎會知道，我不是天上的神仙……」

她靜靜的回答着，隨手把鞋放到桌上。那朵美麗的花，似乎更開大了，脈脈含情的瞅着他的一雙眼睛。

「這樣說來，到是我的不是……」他深長的吐了一口氣，安祥的說：「那末，你是愛我的了？」

「愛你！愛你！說了多少次了！」

「好，我就相信你罷。只要說明白，就好了。——但是，這是我最後的一次相信你，如果真心愛我，以往的事都不用提，就從今晚上起永遠要愛我呀！否則我以後再不信你了。以後如果我看出還是假意，決定不活着來見你，聽清楚了嗎……」他接着熱情的說：「我請求你，現在，你先好生的說一句：『我愛你！』好生的說，不要那樣粗鹵……」

「……」她只看着他，不說話。

「說呀，說一句：『我愛你！』乖乖的！」

「我愛你！」她照樣輕聲的說了。

「真的嗎？你真的愛我嗎？」他微笑着問，把嘴唇湊近她的面頰，等候着。

「真的……」

「啊啊！我們多麼的幸福……」

他叫喊一聲，輕輕的在她臉上栽了一個吻。

一九三三年作，一九三四年重改。

暑假期中

一

這次回家，誰都說我變了樣；親信的妻也如是。假使這話是真實，便是因爲我近數月來少談話，易怒和多愁。

這是個經歷四十多天的暑假。大部份的時光應該在炎熱和沈悶中過去。可是今年伏天不很熱，晚上我睡草蓆，還蓋薄的被。同寢室的妻則不然；伊睡涼蓆，用扇子，還嚷着『熱呀，熱呀』的。如果伊睡不熱覺得無聊，便來把我攪醒。

伊常怪我不服侍孩子，其實是孩子不親近我。這原因許是如別人所說：我變了樣使伊也不歡喜。常因着孩子的事和我爭辯的妻。總是斜睨着說不是誰獨個兒養的。伊又常

怪我謝絕朋友的訪謁。坐着做活路，一想起又絮絮滔滔地說；有些時候，則是因爲聽了門外的喊聲而打開伊的話匣子的。

「朋友，我已經上够了當了！什麼都假，生活纔是實實在在的！」聽得不耐煩，我終於這樣憤憤的答辯。

「不錯，什麼都假！」伊冷然地說：「頂好還是藏着，像閨女一般！」

伊雖這般說，但我還是不管。我已經被改變了；造成我這樣的，便是沒落的憂傷！

得着各樣支吾的謝詞，那些被我拒絕了的朋友們，便都對我不滿。這種不滿，我敢說是由於中國人無謂應酬的惡習中生出來的。自然不全是因這緣故，對我不利的謠言纔潛伏着滋蔓；至於如像落了幾天雨後的研溪的水，漲到沒了橋欄。

曾經在校我講演過現存制度之悖理，以及人類生活之瀕於危境；細想起來，這纔是謠言萌動的基因。聰明的人便說我有某種嫌疑！繼則竟說我是一個康敏尼斯特了。在空

中鼓着靈敏的翅膀，小小的縣裏謠言習習飛過。

知道了這事的父親，晚上揮着大蒲扇勸我。夜深了也疲乏極了，進寢室去睡着便打鼾。但又被燃着燭在上身搜摸的妻底手所觸醒。

「尋什麼？」

「母親說，」伊回答道：「看看你身上有「跡」沒有？」

我明白伊們的意思了！伊們曾聽說鄰近某縣捕獲了幾個×××××，便是身上有「跡」做了證據。現在伊們來檢查我！我有什麼？祇從母體得來兩顆黑的痣，手上的一顆較大，原是伊所習見的。此外僅臂上有種痘留下的黑孔了，但那可是沒有政治意味。

伊癡駿的問我「跡」在那裏。伊是沒有找着什麼而且窘了。這時候蠟燭發出淡黃的光罩着伊底臉，伊底臉呀，怪難看的流露出偵伺的笑紋！

忽然我想悟到人間的一切聯繫。含着忿怒和鄙夷的笑，把伊手裏的燭奪去。

「你同那批人是一夥的！」我底頭溜下十字布小枕，激動了感情。

身子是茫然地倒在席上，伊底眼卻瞪視着我臉上的淚。伊勸慰似的說，伊沒有過分的行爲；沒有「跡」便算了！

此後忿怒的氣燄便在我胸中增熾。加以下期的生路沒有尋着；平靜是少有，哭泣的次數是多多了。

被這些事所激動的母親，伊有一天老淚淋漓地去詢問八字先生。那結果是溟弟和我都走着厄運，要再過六七年纔算「出圈」。得着這樣的預言，伊計算走好運的年頭卻在伊六十歲的時候。對着父親，伊歎氣說：

「還要淘好幾年氣啊！」

二

在家裏，人們的脾氣都變壞了，常常因一點小事生氣。年幼的弟弟妹妹也減少了伊

的天真，隨和着動怒，且發出短促的呻吟。這所屋子裏，似乎不久有災難降臨了！

閒了半年的父親，新謀得位置忽而又生動搖。這使男人們和女人們都不安；因之又激起許多騷動。自從父親的事情不如意，人們希望我則更殷了。我之外，男的祇有溟弟成了了，但他沒有什麼謀生之術。

父親體很胖，蓄着短而黑的髭鬚。——有幾根已有霜一般白了。從外表看，他像是一位有福氣的紳士；但由於近十年來生活的艱窘與事情的逆意，他底髮禿，眼凹，餐事更大的衰減。他又有着老病，一發作便要暈倒。即使是好的時候，他也很是憂愁的，因為看見一家人把寶貴的生命都懸在我的動搖的位置上面。因之他好像暗地在痛恨自己已經衰老，不能幹點兒事業。常常歎着氣，他彷彿邀恩似的說，他要另想辦法；靠着我供養他們是不够的，且又過於勞苦了——有什麼辦法呢？事情沒有成就他祇有延頸望過許多天日！

「過一天算一天罷了！」同現代任何地方的中國人樣，他常這樣慨息。但是，兩位可憐的人啊！超過他們能夠負擔的氣力，不如意的事總是接連的出現。有一日又使他們傷心了。

是簡單得可笑的，那原因。沒有通知溟弟說，「喫午飯了」這件事情，在他自己看來是有着鄙夷的意味，對於一個祇喫飯不作事的人。於是他不喫，率性哭一大場。在他底寢室裏開箱，打櫃……鬧了一點鐘光景。

慈祥的倚着勸慰的母親，更惹動他的憤怒。「什麼是父母，兄弟，妻友？……祇要有錢……」他嚷着，號泣的聲音近於嘶裂。從衣櫃裏粗暴地抽出衣服，摔得滿地。「我要去自謀生活！無論是當兵，作下賤……死也不回！」口裏嚷着砰的一聲又關上衣櫃的門。

……什麼無職業謀生呀，家庭不應使他廢學呀，這類的一大車子話滔滔地數落了很久。

弟和妻和平時是合不來的。這裏因之又有藤葛糾纏。當伊斥芳兒「你也淘氣」時，弟正滿肚皮氣無處發洩。我阻止伊的話可來不及；他已經根據「淘氣」的話影射的地，冒罵起來。母親與我祇得分頭勸解，叫伊少說一句；祇少說一句。因為伊早已不耐煩地回答了。在另一面，我們又勸他。終於母親看見亂子鬧得無法收拾，獨自往堂屋坐着傷心地哭泣。

晚上妻哭數着，孩子則嘶啞地叫；伊是捱了陣打，痛了。實在鬧得疲乏了，這纔分一部份時間給睡眠。災難幸得因此完結！

人們是不多進飲食的，在次日的早餐席上。並且在沈悶的寧靜中還能聽出母親喉管的哽噎。飯後，父親陰沈着臉捏了長煙管便出去了。

他昨晚上回來得很遲，大概已經完全知道而且傷心過了。

不愜意的事情，陸續地來得太多；報告好消息的信，又還沒有：生活好像臨了絕路！放假時帶回的二十多本書，過了這麼多日子祇讀完羅亭和一篇朝影。其餘都靜靜地躺在桌上。倘使下一次雨屋上漏進水來，牠們便遭一次水災。

日子過得非常悶，看看假期已混過一半多了。若干日來，父親面上的憂鬱更增濃重，母親則除歎氣之外，又添了咳。他們一看見我，好像心裏悲痛已極，眼淚便要一串串地湧出。窮窘的生活，多難過啊！

對於家，我其實沒有多大的責任心。——人間的關係，全是生活的因緣；或者說是經濟的聯繫。這是我的意見。這個組合，不過是我加入在裏面的生活集團；昔年在外面組織新的家的野心已經是很淡薄的了。況世上有比較愛我的人，這兩位可憐的生活的失敗者，扶助他們是必要的。——但在沒有辦法時，有什麼事不能了呢？這樣想，我又稍安心了。我少年的某種情熱已經消失，被生活磨難得走入衰老與平靜。我的熱與淚都減少。

同時一些盲目的改革行動，暗地給我許多教訓。試用新的邏輯，自己又把握了一些新的觀念。我差不多是一個畸形的人物！

「忘使下期真沒事幹……」我心頭常潛伏着這個憂悒的疑問；但以下卻不敢推想。他們每一個人也都這樣想着，誰也一樣不敢說出口來。

好像是一個好機會吧，牠走近我們而被妻的嬌帶來了。

且讓他們暫時興奮呀！

原來妻的叔在軍任一個官職，嬌這次回來算是很榮幸的。官與錢在現今比什麼都高貴，誰還裝着瘋不羨慕呢，來這個機會，妻的家有一番光榮的聚集，伊便教我去謁見這位偉人。伊的意思，趁着這良好的機會見嬌，再趁着叔新遷需人之際向嬌自薦。「這是可靠的。」伊說，「聽說嬌這次回家，立意攜帶些親人出去。嬌是很有力量的，經伊抬舉，當官發財是頂不難的啊！」

人們都狂熱地贊成。預備禮物的事是在暗地進行着。妻又得了消息說嬭很看重我，因我在此地位頗高。伊的歡喜是使人見了也愉快的。祇等聚會的日子到來，伊便滿心地同我前去。

伊又這樣說：「你祇須去見一面，多少說說謀事的話。其他我們會替你進言的。這一次，你不要再傲慢了！」

那日子迫近了。當伊整理衣物時，又忽然想起重說那樣一堆話。始終我沒有表示一點意見說去或是不去。真討厭，心頭一想起便祇有憎惡；隨着這感情而來的「怎麼辦」的問題，又日日苦惱着我的確，我怎麼辦好呢？

那日子終於來了，天哪！

四

妻走時是怎樣的情形，人們又怎樣的叮嚀我，這些反覆磨難我的事情，想起便覺難

堪。實在我不願意追憶牠敘述牠。我祇覺得那一天我在伊走之後挾了一個籐包穿出堂屋。

「你不多拿兩件衣服去麼？」帶着眼鏡扯綿的母親，停了工作問我。

「不，——我不到那裏去。」

我沈下臉，忽然意識嘴唇打顫。

「不？」伊站起身驚駭地問：「你怎麼……？」

我不再答伊話，馳出門便飛也似的走。

暑天上路，使人心頭鬱悶而且緊懾。沿途聽着「死呀！死呀！」的蟬聲，攪亂成了一團。走四十里路，到姑母家。看見吸鴉片的姑父和老得盲了的姑母，以及幾位表兄弟和嫂妹們。姑母聽見我來，坐在竹椅上向廚房裏大喊，叫嫂子們爲我燒玉蜀黍喫。

姑母的家，也真難說。表面上看去有幾十畝薄田，骨子裏卻是空空。因爲每年四五次

的苛徵和歲歉的緣故，伊們凋敗下來連縮衣減食都得不到苟安的生活。便是爲了這，姑母氣瞎了眼的。伊對着我總是說七八年前的話：「我們不久會餓死啊！」於是伊又氣，又嗚咽，一陣劇烈的咳嗽即發作起來。

這一家人見了我都很和善的。喫飯的桌上常爲我備較好的菜，口裏囑着「請呀，請呀，」自己卻不動箸。若在晚上便都來陪我，問些新鮮的事情。他們簡直把我當成了不起的人物似的。而離開我到堂屋裏去，嫂妹們又因些小的事絆起嘴來。

那位常在雅片煙燈側躺着的姑父，時時搜尋些毫無意味的事情問我。挑煙熏煙的動作，一刻也不停止。燈光把他底臉映成鐵青。吸了若干口以後，煙之於他不是必需而是娛樂了。伴着緩慢下來的動作，他用病態的聲音說捐稅，說戰爭，說歲歉，說民生的艱苦……：有一夜，竟談到一點多鐘。

我很不安心地住了五天。在那一日早晨，我終於辭了賢惠的主人回家。男的女的，齊

送我到門口，姑母還揮着淚叫我再來。

到了家，心頭即重新體驗到舊有的全盤的憂鬱。妻底臉，在人叢中現出了，是比誰更陰沈，像是在怨恨一個人。伊同母親談話也很不自然。

打麻雀牌一場用幾十圓呀，路費用兩百元呀，喫零碎食物用幾十圓呀……妻的鋪張的敘述，容易使人想到嬌隨便一揮手便會用掉幾十元的。還有與這相映襯的是齊腳背的旗袍，拖到肩頭的長髮……榮華氣象，激動伊底唾液四向飛濺，當伊講到熱鬧的地方。

他們已經知道我到那裏去了！妻卻看也不看我。晚上進房去，伊憤憤的收拾衣物，各自去睡。從伊底面色，伊底全身，以及那些細微的圍繞在伊周圍的氣分，我神祕地感到某種不可捉摸的悲傷。我領會那意思，那是說：伊不管我，伊已經灰心了！……

這是極可怕的，倘使伊真個從此灰心，則如何……

五

了！
謝謝！不久聘書來了！我得另往M縣去。謝謝！有工作做，我們或者不至於在最近餓死

大家都安心的時候，日子也過得較好。晚上我們能够團聚在空壩裏乘涼。父親揮着蒲扇，年幼的弟妹唱歌。

一切都變了樣。今年二三月「過枯」米價每斗增至四元多，恐慌情形已被人們丟到腦後去了。誰不慶幸六七月打穀有七成的豐收呢？新米上市每斗減至二元餘，便又壓過北道戰爭的恐怖與苛徵的愁苦。傍晚階沿上小孩子們排坐着歌唱：「天老爺……保佑娃娃吃白米！」大人們聽着，躺在睡椅上欣然發笑。

嚷着要去當兵作下賤的溟弟，像入秋的蟬子樣不大叫了。早晨起來，便穿着拖鞋底答底答地走出門去。回家來也逗芳兒玩。但他還保留着不時心亂的病，愛喝酒。母親說：

「多喝酒會得病，」於是，連他的妻也臉紅了。

日子快得厲害，一月多的假期轉瞬完了。生活的鞭子在後面驅策我，我又應當去勞苦地工作。我是和勞動者全然無異的——感謝上層的人，我們不是下賤的奴隸，已經是自由販賣勞力的……了！

我應當離開這裏。最後一次我抱吻我的孩子時，伊的微笑令我永遠不忘的！我祝福伊！伊又能快活地生活半年了！那一年伊有小小的自行車騎，則更好啊！

五六年前，我在G城的初級中學校讀書。那時我纔十四歲；我相信我是第一次看見了殘殺的事情。

事情發生在我們村裏。一個每年從佃戶家裏挑回八百石租穀的富家，晚上被盜，失掉六七件衣服，因此使一位貧婦人殺害了她唯一的兒子。

當我在某星期日走到離老橋不遠的水堰旁邊，無心遇見了阿牟，正是那貧婦人袁的兒子。他從前在火神會上扮過藍臉的五瘟使，所以我很記得他；還拿這事取笑過他。他幼時同我在私塾裏發蒙，讀了半年三字經就沒有來了。聽說他學做了泥水匠，不知怎樣後來卻到處當短工，打雜；農忙時節，也會在我家做過一月多的活路。以後便在那位富

豪的李太爺家做工，後來便進城拖車了。這都是已往的事情。這天我散步時遇見了他；他提着一束玉蜀黍立在田塍邊，招呼我。他還沒有學會點頭，祇是瞪視着，打量我。他變瘦小了。頭上覆着蓬蓬的髮，把那個小圓臉映襯得污暗。他的短袖下面露出兩截手。這不是圓活紅實的手，那從前在碾房裏拿着鞭子答牛的手呵。我是記得清楚他當年的模樣的。我們相向立着，我剛要問他許久不見了可是到那裏做了長工，他卻先啓口道：

「多久沒會面了！……你們的午飯早，怕喫了多一陣了。」

他眯着眼細細瞧我，態度很是恭敬。

「時候還早哩。」我答道：「因為今天是星期日……」

「呃。忘記了。先生們是都有星期的……你好？」

「好。聽說你多久沒有拉車了？」

「半個月了。車子太多了，少人坐，連車底錢也拉不夠呢……」

他忽然張大了眼，彷彿是回想起什麼事情來了，這樣說：

「咳！我到要請你斷一個公道；你是讀書先生，是明理的人……我多久沒有找着事幹了。肚子餓得刮刮的響……你說呢，前天我上城，看見西門毛家飯鋪裏，有一個遠客雇了一乘筏竿。他喫過飯多一陣了，擡筏竿的兩人纔來一個；還有一個在售店裏吸鴉片。又等了半點鐘光景，還不見來。客人動了怒，說不能再等候了，叫我擡着趕一程路。我接過了四百錢，便急忙去喫飯……你說，剛好我們弄好了，要起身了，那煙鬼趕來了。他在背上擊我一拳，我沒有來得及刮他巴掌，他又狠命的踢我。他罵我，說是他的『活路』。閻王老子也不敢來搶。你想想看，他的氣力真夠大！把竿子奪來放在肩上就走上路了……那一位擡筏竿是的同毛老板也幫着叱責我，虧得客人還囑了他幾句。入娘的……雖然活路是他的，客人卻交給我了，怎麼能怪我？你說……論氣力我敵不過是實在的；若講道理，我並不軟呢，是不是，先生……」

他呆立一旁，憤激但又沈思着似的，用污黑的指頭擦着眼角。我猜他是要哭了。

「我敢斷定道理在你這一邊，你絲毫沒有弄錯……」我祇好這樣回說。

他俛下眼光，低垂着頭。「媽媽的找不着活路且不說，反挨一頓鬼打，真是倒霉夠了！

……」

「鄉裏也找不到活路麼？」我覺得當時很是窘急。

「鬼子們把活路都搶去了！」

我低下頭，看着足下踏着的黑影。我們讓靜默佔領了這一刻時光。忽然我望見我的黑犬拉拉從土坡那裏走下來，遠遠的向我搖尾。我彳亍着，準備去歡迎我的朋友；他忙啓口說話。因為害羞的緣故，語音不甚清楚而且發顫。

「你肯不肯，請給我四百錢，喫早飯……」

這時，我記起他從前討花生喫的厚皮臉相；不過沒有那般的真率和愚蠢。顯然的，他

是成年了，且經過一些憂苦。

我給了他多少錢，現在回憶不起了，總之，在四百文以上。他接過手去，連聲道謝，很是歡喜。並且說以後有什麼事情，極願意來幫忙。我們便分開手各自走了。

距他之死這纔是幾月前的事情，追憶起來，光景還在目前。

……有一天我在城裏上完了課程回家，聽說他在晌午時來訪過我。母親念他在我家作過工，給拿一碗飯拌了殘湯出去。他兩手捧着，咕咕的就喫完了。去時還向母親作一個揖。我問他是否做了乞丐，他們告訴我是袁嫂逐他出去了。因為她和她的女兒掙不着多少錢；他既然尋不到活路，世界又沒有給他預備一份糧食。在我家做短工的王嫂也湊夥來一堆兒談論阿牟。她說話總是那般喫力；但她是素來高興談論她所知道而別人意欲聽的。

「袁嫂早就生了氣，」她說：「李太爺每月祇給八釧錢工錢，怎麼夠養他們。他的姐

姐替人家做些針黹，洗衣裳，閒下來便紡棉條，但也祇能餬嘴。即使分勻一些，比如說，兩個麥粑分給三個人喫？到底不是久遠的事情。所以她們倆暗暗打定了一個主意。」

王嫂墊了腳從曬衣竿上取下一件藍布衣裳來摺着，一面接着說：「有一天……有一天，晚上，姐姐從他底枕頭下搜出兩個玉蜀黍粑，她們就趁此趕他出去了……」

「他不知到那裏去混了幾天，有一天，當她們喫早飯時，屋角邊突然伸進一個頭來。」
「嘿！你回來了！」袁嫂喊着，立刻丟下了碗，姐姐也一樣喫驚了。」

「正當這時候，他一聲不響，很快地伸出手去抓了姐姐拿着的玉蜀黍粑，塞進口裏，一溜煙就跑出了朝門。」

「袁嫂氣急了，提了一根矮凳追去，一直追到老橋，沒有趕上。她祇得一路哭着回來……」

「真是這樣麼？我還不知道呢。」母親說：「他一定是被鬼迷了。這樣不成材的東西！」

王嫂一面摺疊衣服，一面答話：「可不是。——他將來一定是不昌盛的，別說是我咒他的話。袁嫂教訓過他多少次呢：『別人的是別人的，自家命窮是前生便注定了的，怨不得誰。就是一文沒有，餓死也不該犯法……』」

我默然走進寢室，呆呆的躺在牀上。我彷彿看見他立在田塍邊的模樣兒。

「他爲甚麼在世上一樣也沒有，而別人卻有許多……」我自言自語。「那一束玉蜀黍一定也是別人的罷！」這樣想着，恍惚看見玉蜀黍從他手裏墜到地上了，而他底手顫抖着。

……冬月近來了，正是寒冷的日子。村裏連着幾天都下雪，地上鋪了白白的一層。人都躲在家裏，大路上幾乎絕了行跡。這時候，李太爺家被盜的事，無形的飛遍了全村。人人都把這事當作新聞傳誦，而且戒備着，怕賊人也光顧到自家家裏。李太爺的大公子，李克

非先生，除進城具報告之外，在村中揚言，說一定是阿牟偷去了的。因為他做了無賴，又很熟悉他家門徑。

『把他擒住！』他對村人都說：『我要活活的打死他……老×，在你這一面，我多給些獎錢！』

從此阿牟的名字，被全村的人唸着，罵着。有一個在李家做過打雜的小子，趕場回來，向衆人證明：被盜的晚上，他在古洞岩口遇見阿牟。阿牟抱着一疊衣服走，遇見了人便向樹林裏的小路跑去。他斷言是從龔壩岔到白林場去了。

鄉人都相信這個消息，很是憤慨。在土地祠教了三十年私塾的朱老先生，特別早一點放學，出來探聽。他在小茶店裏向人們說，有了這些「亂臣賊子」，故天下不得太平。他說得異常上勁，彷彿一位大演說家。晚上他醉醺醺地踏着雪回去，一路邊走邊罵，經過李太爺家，還向李家管事嘮叨了一陣。

若干日來，村人都談論着阿牟，探望着阿牟，而且分頭找尋着阿牟。他們希望從阿牟身上得着些利益；這是是關於那一筆獎錢的話。

那天是一個放假的日子，我同表兄從學校回家，在路上聽說阿牟被擒了。許多人招呼着去看。

我們跟隨人衆過了老橋，逕向柏樹叢中的一間茅屋進行。

表兄詢問前面一個蓄髮辮的人：「是怎樣擒到了手的？」

「很費事呢。」那人邊走邊回答：「是袁嫂約了她兄弟去綑回來的。」

「在什麼地方？」我問道。

「青崗的破廟子裏罷？」

一位三十多歲臉上長着茂密的鬍鬚的農夫，回頭向這人說：「聽說是頭上捱了一棒，打悶了，這纔擒到手的。」

「那麼，賊物呢？」

「說是祇有一件棉緊身……」

「怕要送到公安局去罷。」蓄髮辮的自語道。農夫從鼻孔裏哼了一聲。

「這有什麼說，」他道，「祇看李太爺要怎麼處置便怎麼處置的。」

「不錯。」

我們沿了田塍到了阿牟家。這是一間奇怪的黑屋，暗黑得可怕。使我想起童話中的那老熊妖怪居住的房子。誰知道這裏面有着多少恐怖的殘暴的事情呢？

我們到時，門外階沿上早擠滿許多短衣短褲的人。他們兩個三個地交互着噙噙的談話，以致聽不清裏面的聲息。我和表兄擠到一位白髮老頭子的後面，再也溜不進去了。我跛足從兩人的肩縫中望去，阿牟是坐在地上，兩手被縛在背後的。同從前一樣，頂上豎着一叢黑簇簇的髮。但現在他的眼光，卻迴避一切的人。頭是低垂着，一動也不動。從他盤

曲着的兩腳以及弓着的背的這姿勢看來，他的全身是活畫出罪惡與恐怖的表記。他不能說話，彷彿他的口被箝着了；他的手也動彈不得。我們僅止從他胸部的急迫的呼吸，可以辨識出他還存在。

旁邊立着一位四十來歲的漢子，獐視着他；這是他的舅舅，那位四處替人家做木器的匠人。靠着門壁的竹籬旁，有兩位女人立着，露出憤怒模樣。大的一個在和舅舅說話，嘴唇動着；她們的目光不時射在阿牟身上。

我的身邊，人們還交談不已。大都在討論贓物和李太爺的事。一個矮胖子，既然滿身汗臭，又特別大聲的而且一刻不停的說。在前的漢子，常常把那裹着白帕的頭偏過來答應。因之我的視線常爲高頭闊肩所蔽。

「李太爺當然不肯來，大約打發那管事先生……」側邊有人這樣說。

一個在鹽井上作工的人回答道：「管事先生今天一早上城去了，我看見他提一只

籬包走井灶側邊過……你以為，大少爺肯親自出馬麼？外面風大雪大的！」

「哈！哈！風大雪大……他們穿着緞皮袍子還烤火盆，肯出來受凍麼？」

「怎麼，擒了賊呀，可不是小事情！」矮胖子一張開嘴，口腔也怪臭的。「唉，並不是……」

……他回過頭來憤憤然的說：「看那模樣，真個是賊種，那眉毛……七十二行不去學幹，偏學會翻牆，那賊種呀！」

三四個漢子附和着，發出短促的罵聲。

這時，一個穿布馬褂的中年男子，忍耐不着了，接連打兩個呵欠。他埋怨道：「怎麼還不來呢……我的事多着呢！」

「依我想，他們叫巡丁去了。」有人發表意見，漢子們立刻又附和着。

忽然有人喚袁嫂的名字，說：「你家阿牢犯罪不小，簡直把祖先的德都喪完了，你知道麼……我們姓袁的入川來有十幾代人，沒一個不是善良百姓。依我說，你該處置了纔」

是，不要等李太爺下手……」

木匠舅舅接着說：「李太爺也並不是容得過人的呢，老哥，你說的話很對！」

聽了這話，人們益發鬧嚷不休。地上的阿牟這時迸出了一種聲息，是在求饒而帶着沙啞。那位顯然是本家的立刻叱罵他，把一切人的話音壓過了。

「……早遲還是那樣！」

我們祇聽了半句，是袁嫂在說話。於是竹籬旁的女人接着說，很憤激，但聽不清楚。

舅舅發怒道：「其實呢，全聽便你；賊子原來是你養的！」

一個女人說：「不錯！兒子是你的……」

「有什麼奇怪，我能生下他來，也能送他回去！」袁嫂喊着。她的喉嚨撕裂了。她顫抖着，比一個手勢：「動手！」她大喊道。人頭就如沸水般動了。我相信真的聽見了阿牟叫一聲「媽！」於是被一切動作與繁響所制伏。這些是物體觸着壁頭和門的響聲。忽然一根

板凳碰倒了，一個聲音立刻吵罵起來。

我們爲這駭人的行爲所驚怖，（我知道他們要做什麼事呢？）祇是望着，擁擠着，但總轉不動身。我幾乎被拋到外層去了。但我還能聽見拖響和掙扎。包着白帕的頭突然伸長了，使我簡直不能看見什麼。我的表兄卻擠到門限那裏，他幾於滾了進去，若不是面前有穿「黑背心」的背擋着。

堂屋右側是寢室罷，那門砰的關了。阿牟被拖進了黑屋的黑屋裏。我們順一股風擠到寢室外。我豎起兩耳，兩手緊壓着胸膛。

「把脚按住！」

「這邊呀，這邊！」木匠舅舅怒喊道。

女人的聲音答應着，在走動。她咕嚕咕嚕的埋怨着。

人聲暫時靜寂了，祇是器物在響着。你可以想像有一個誰在不停的闖或碰，彷彿是

左右都絆着什麼東西。不上三分鐘，我們忽然感到了極大的驚恐。一種從什麼塞着或勒着的洞裏迸響出來的將死的哀嗥，刺入我們的耳。

什麼都完結了。最後一刻的震響過後，一個年青女人細微的哭出聲來。

在我身旁，那位等久了打着呵欠的男子，首先排開人衆踏出門去。其次是矮胖子，「黑背心」，其次是包白帕的頭……

我同表兄都下了階沿。當我擡頭向前望時，立刻看見在那根枯樹的田塍上，朱老先和四五個穿黃色軍服的人走近來了。

我在路上走着，幾乎立不穩足。因為我是第一次看見這情形。但我又立刻想像到，他們會把他拖進怎樣的一個墳墓裏去；那便是他在世上唯一的私有物了。

一九三三年上期

復生

茂祥洋廣雜貨店是P城裏許多商店中佈置得最好，貨品銷售得最多的一個，位置在東街破濫的城隍廟側邊。牠以白布的市招惹人注目，以牠堆積得很多而又華美的貨物向市街誇耀。從前商業繁盛的時候，每天顧客們肩踵相摩的擠來擠去，把商店的門口造成一個市場。近幾年來雖是百業蕭條，市場現出冷淡氣象，可是茂祥洋廣雜貨店逢集市的日子還有十來個買主躡來躡往。

這個商店的店東，從前招收了兩個學徒，又以極廉的價錢請了一個管事先生幫助料理。幾年間商業的衰落，使得雄心很大的他頭髮都愁白了；最終他忍氣把管事先生和一個笨拙的學徒打發走，祇留一個應付門面。這一個現在不知爲什麼事情逃跑了。店東

除了親自照管做一些瑣屑事情而外，簡直沒有人可供使用。因此這天有一個名叫復生的中學生被介紹來代替那逃走了的學徒的職務。

店東新得一位「下手」，心裏很歡喜。因為他近來大累，十幾天沒有出過一次門。他在p城裏是出色的人物，憑藉十年辛苦賺得的錢，勉強撐持門戶。但對外卻顯得闊綽；他打進紳士的隊伍裏去，常同有面子的人物喝茶，推諉不過也搓一次麻雀牌。每天早飯後他就出街，店裏大小事情一概交學徒辦理。祇是到了集市日子他纔穿上素樸的毛藍衣裳，外套馬褂，坐在櫃房裏面和顧客們爭論一分一釐的價錢。

這天是他交好運的日子，心想有人照料就可以出街了。他打量着復生——一付聰明模樣，又是已經成年的高個兒，兩個肩頭上的負擔好像都鬆下來了。他扮着店東們高不可攀的樣子，坐在一把特別製來給他坐的躺椅上面，詢問復生的家世、年紀和學歷。

復生一一回答着，樣子顯得有些局促不安。他以在校裏對待教師們的態度，很真摯

而且很扼要的說明自己。他說話的聲音很小，好像怕說錯了一個字，或者失了禮貌，常常使店東聽不明白又叫他重述一遍。

經過一度嚴重的考問，店東依照他的老方法教訓了一點鐘。末了他裹好一支葉煙吸着，歇一歇氣。

「總之，最要緊的是對付買主。」他嚴厲的說，「像我，買主都相熟，隨隨便便就應付得過。你卻不同。你應該很客氣，說中聽的話討買主歡喜，這才能賣錢。——這個叫做「水」，你懂得麼，做買賣第一就要講究「水」，老實便會上當。這年頭生意枯，買賣更難做，來一個買主就不要放走……」他吐出一口白煙，繼續說道：「但是……你說話不行。面容應該帶笑，不要做害羞的樣兒。每句話你都說大聲些，別學貓兒叫——你說話簡直像貓兒叫……」

他點着頭，以天真而惶惑的目光看着店東，好像他對於自己經歷的一切都很茫然

似的。從他面部的表情，我們可以看出有一大串思想正在他腦裏通過，似乎他在疑問自己：「他教我些什麼？爲什麼要笑？什麼叫做「水」？我從來……一樣也不懂得呢！」

但是他不能仔細想。從起始到現在他就那樣手貼着腿恭敬的立着，一任自己陷於渺茫的境地中。祇是當有些時候，他忽然又聽着許多刺耳的從未聽說過的字眼在耳邊不絕的響。

店東說着領他走進櫃房，把兩個大木櫃裏的貨品一樣一樣的取出，指給他看繫在上面的紙條；叫他唸出那些名稱和價格，並且記熟。他微微點頭表示說的不錯，才分別的把各種貨的來路，花色，從開口說價到最後的讓步，通告訴了他。

他命令他用原紙包好。把煙蒂拍落在桌下，又不放心似的問。

「記得了麼？——你說，這個是什麼名字？」

隨即取兩疋緞子來考試他。

他想一想，囁嚅着說出，可是另一個卻說錯了。

「你要留心記着！」店東不耐煩的說，「以後你不必看紙條，買主要什麼立刻就取來；知道了麼？」——你還要算，你算得來麼？」

「我學過的。」他惴惴的回答，說話時似乎禁不住心跳。

店東默然一瞬。聽見他語音發顫，不往下問了。接着他轉過話頭，教他怎樣量尺下剪。他做着正頭商人們熟習的手勢，一面把那些計較分寸的狡猾手段全盤說出，毫不覺得一點滯澀。

他奇異的看着，聽着，眉頭打了一個結；而他的手彷彿在無形中按照那些姿勢活動。「我真不懂得這些……」他忽然腦裏涌上一股思想；正想着這點，聽見店東太太在裏面大叫「喫飯！」店東搶先一步走出櫃房。

他放輕惶恐的脚步隨着進去，桌子上飯和菜已經擺好。店東太太因爲小店東哭得

厲害沒有出來，祇有他倆對坐着喫。坐在上面的店東不停的夾菜往口裏送，一面嚼一面說話，以致說不清楚，有時還從口裏跳出一些飯粒。這是他的習慣。愈喫愈多話，即使是一個人也禁不住要自言自語。他的頤輔因爲口裏包容太多，長大了一倍；高過顴骨。上面深凹的兩眼在高鼻子和眉棱之間，向着菜盤愈溜溜的動轉。

他斷續而不清楚的說：「總之，你該留心學習，什麼都要留心……大小事情……注意……比如有買主來……買主……來……」

復生不耐煩的模糊的聽着，突然遇着他偵察的眼光，心裏立刻煩亂。他低下眼，躲避那使他厭煩的——在他想，是毫無學識的可鄙的狡狴的——店東的臉相。同時他的頭腦爲一大堆一大堆的紅紅綠綠的貨物，和零碎的教訓壓得發昏。

恍惚間又聽見店東說：

「我的話你得句句都記在心頭……還有，比如買主不喜歡這件東西……那末，那

末……」

「唔。」口是答應着，可是他的注意力已分馳了，跑得很遠。他被各種繁雜的思想糾纏着，忽然有一批東西從他腦裏閃電似的馳過：英文，國文，算學，物理，化學，三角，代數。幾何……「不行！不行！」他在心裏對自己說：「多少都是白學——但是國文……」他遲疑了。又有一種思想在另一角落閃過；他立刻轉念到作一篇很好的廣告，用立方體字寫，還畫一幅很好看的廣告畫貼在木牌上……他正幻想着廣告的樣子，猛聽得噹的一聲，店東把羹匙觸着碗幾乎打碎。他自己叱罵道：「倒霉的東西，倒霉的東西……」

店東嚼着大口飯，忽然又提高聲音說：

「你該學的還多得很哩……認洋錢，認鈔票……還有算銀價。比如玉板，錘板，光板，金字旁，北洋老板，睜眼袁大頭，新火板……重慶板，鋼板，回珠，雲板……樣樣你都得分別清楚；那些是不用，那些是七扣六扣……」

他聽着這許多陌生的名詞，面上表示出大大的驚訝。他立刻把自己的思想打斷，靜心的聽着。

「你還認得號數麼？比如一九〇六二或是一三七九五？」

「我認得的。」他連忙回答，知道他的話頭已經轉移到鈔票上面。

「破爛的要兩面號數對頭纔合用，不對頭就是假。還有一種假的和真的一個模樣，但是你須用手摩，真的是機器壓的，摩着要觸手……還有，你得先分別是什麼銀行，那裏兌現的。比如中國銀行發的要分重慶兌現，成都兌現，內江兌現，敘府，瀘州兌現……市民和糧稅券通使，美豐，聯立，裕通有些人不用。」接着又補足一句：「除開重慶成都兌現的，多少人都願意用……」

店東放下碗，從桌邊立起身。他似乎因為喫飽了，所以更大聲的說：

「你記着：以後喫飯你得幫張嫂擺碗端菜，跟我跟先生娘添飯。這是大商店的規矩，

你懂不懂？——但是今天你初來，都可以不做。」回頭向裏面吶喊道：

「張嫂！張嫂！」

一個中年女僕答應着，蹣跚的端出一盆水來。

他一面喫一面心裏很着惱。對於服侍別人的話，他覺得自尊心受了重傷，同時和從教育中得來的強固的平等觀念極不相容。所以他竟憤氣不想多添飯喫了。

店東洗了臉，長咳一聲，又向着他說道：

「你趕快喫完了，讓張嫂收拾桌子，把菜湯都端進去——裏面的菜怕沒有了？」

「還有一大碗哩。」張嫂淡然的回答。

店東喝了一口水，扭着寬大的身子走了出去。

他看見店東的背影在門外消逝了，立刻丟下碗，憤憤然的離開桌子。

「你來收拾罷，我不喫了。」

他這樣說了，踱到外邊去，坐在椅子上納悶。

他回想起他的學校生活——

在學校裏，他是活潑的，自由的，對生活抱着一種模糊的熱望而富有進取心的青年。他會打籃球，足球，乒乓……會同十來個年青的孩子們比賽跑遠。在課室裏他專心的聽講，沒有一次打盹，也沒有一次同鄰座的人談笑。自修時他是那樣的用功，誰也不及他能夠把那麼多的幾何習題代數習題演算好，而且少有錯誤。他的英文讀得比誰還熟，抽着背誦的時候他毫不遲疑的立起來，一口氣把一課背完。文章也做得好，改文的先生很喜歡他，常常在他的卷子上畫一串串的圈兒，給他很多的分數。他這樣遵守規矩，一個學期沒有缺一次席，沒有記一次過。訓育先生和許多別的訓育員都敬重他，向着那些常常鬧架的小同學說：「你有這樣頑皮，你該學學復生纜！」平時有關公衆的事，同學們大都

取決於他。他們問：「你贊成麼？」他微笑着點一點頭問題就通過了。每學期校友會選舉職員，別人總把他的名字寫在紙上；辦伙食，辦遊藝會，他都是一個要角。他沒有做錯一件事，因此同學們總把許多任務放在他肩上，好像無論大小事情祇要交給了他就會辦得十分妥善的。

他之所以在同學中佔如此重要的地位，不是單因為他有辦事才能和過人的學識，一半是由於他有很好的品行。他很誠實，很勇敢，很勤勉，忠於自己的任務。這些是許多良善的書本和良善的教師們傳授給他的。他被造成了一個「好學生」，一個純潔的天真的合乎我們現代的教育標準的學生。他不知道社會的複雜的組織，不明白生活是什麼樣的東西。學校這個圈子把他和他所寄生的世界隔絕開了。他好像溫室裏的花，長得很鮮豔，可是不會呼吸過外邊空氣。他有一種普通人很少有的遠大的志向和單純的信心，夢想着在學校裏造成一個有智識有才能的人物，立在社會那個東西之上做許多

偉大的事情。

他在熱烈的希望和不斷的進取之中，看見光明的前途。那兒閃耀着燦爛的雲采，招引着他。他常常快樂的笑着。

可是他不能理解的不幸的沒落，無法避免的降臨到他身上了。他的父親早先同別人結夥辦了一個小小的絲廠，年年都獲厚利，近兩年因為上海的絲價大跌，他們把所有的賺項都虧折完了，絲廠不能關門。——聽說這是受日本絲抵制的影響。——從此父親無法支持那一年比一年重的捐款和糧稅了。十二個月六七次預徵，使他們縮衣減食把很少的租穀賣得精光，還不夠應付；而那些雄赳赳的催租吏和保國衛民的武裝兵還天天跑上門。老年的父親被押到衙裏關了一夜，氣病了，在無可挽救的困阨中請了本家商量把田地都出賣，可沒有人買。於是他以田地抵押借了一筆每月五分利息的債。到了這樣的境地，維持最簡單的生活也很難，父親不得不忍心叫他離開學校；雖則祇差一學期

就要畢業了。

他替兒子尋找職業，過了四月光景，沒有着落。

最後他吩咐他到遠房的伯父家裏，請求伯父幫忙。

伯父是得了風癱病的，老是躺在牀上不能夠動彈。他問明了復生的來意立即回答：

「咳，這個……很是艱難。現今的情形你們年青人不知道，真是人浮於事，你懂得麼，人浮於事什麼叫「人浮於事」……」

「現今無論什麼人都找事做，這真是……」伯父的臉色很陰鬱，好像在水裏泡腐了似的。他嘆着氣又繼續說：「慢慢想法罷。或者你可以在軍隊裏找一個錄事的事做。祇有這樣……但是你可懂得公文程式上行是「呈爲呈請」，以下是事由爲什麼事。最後：「所請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請鈞——」「鈞部」或是「鈞署」「鈞座」「鈞處」

……「俯賜察核指令祇遵謹呈」……但下行可不同，平等的咨文又不同，這很難說。你讀了幾年書可懂得起？——聽說現今的中學畢業生相當於以前的秀才啦……」

他呆了似的用他的口噙着手巾的角，當作回答。這天午後，當他辭別了伯父轉回家去時，在路上哭了很久。

他的希望破碎了，回家的路是一片黑。

鬧米荒的五月過了，他們一天一頓粥，幸得苟且度活。秋天以後，穀價漸漸低落；這時他正得着一個機會，被介紹到這裏來。

他很快樂的離開家，想着喫飯是不成問題的了，從此他可以顯示他的才能在商業方面發展。他的夢又繼續做着。但是進店來不過幾個鐘頭，他的心境又大大的變遷——他從中世紀式的夢裏驚醒了，生活的惡相顯露在他面前。祇不過半天的涉世，使他陷於失掉自信力的深沈的苦悶中，坐了很久沒有動一動。

這天晚上他通宵沒有睡熟。店東吩咐他守櫃房，把幾張木板搭成睡鋪，放在裝滿了值錢貨物的櫃臺側邊。他從沒有睡過這樣硬的牀，被頭又薄；不知從那一天起就在上面繁殖起來的臭蟲，咬得他周身發癢。他輾轉着，就心有賊子來撬鋪門，時時刻刻探聽有什麼東西響。他記得，三個洋鐵桶挂在鋪門上，店東說過：「聽了聲響你就起來；火柴我放在櫃臺上的。」

他懼怕得很；同時覺着自己是全無用處的人，非常傷心。他反覆思量了幾十遍，到底現在需用得着一些什麼樣的知識……於是他又想起那些很難解答的算學習題，代數習題。他記起很多切於實用的式子。翻一下身幾個熟習的英文又涌到腦裏來，他不經意的唸了一句，可沒有唸出聲。接着他忽然觸想起幾篇平時讀起來覺得心裏很快活的小品文章。他的心思疾急的從那篇文章裏馳過，一種模糊而又似乎壓抑不住的情感衝動

起來。這立刻把他引入靜靜的回想的境界；彷彿還在課室裏。電燈發出白亮的光，許多頭在下面俯着。正是自修的時候；他坐在前排做着文章。他得到一種靈感，許多意思許多文字奔湧到筆頭。他非常得意，忽然意識到嘴邊展開了微笑。

夜半他有一個複雜的夢，但是完結得很早。彷彿聽着什麼聲音把他驚醒了。

第二天他絕早的起來，把牀鋪拆掉。他覺得頭昏，像要爆裂了一般，便臥在躺椅上閉目靜養一會。

張嫂踏着沈重的脚步走來，不作聲的把掃帚遞給他。

「放在那裏罷。」他報復似的說了一句。等到她走了纔沒精打采的拿起它來在地上亂拂，使那層積的灰塵揚得很高。

他看見店東拖着兩片鞋走出寢室，他的動作不免有些忙亂。急忙的掃完了地，他又用拙劣的手法開鋪門，用溼的布巾揩櫃臺和桌子。一直忙碌到喫早飯的時候，他小心翼翼

翼的走進廚房裏去，把那些不潔淨的碗筋一一搬出，然後照所謂的大商店規矩跟店東和店東太太添飯。

他喉頭嚥着一口冷氣，不說話，草草的把一頓飯喫完。這時他不覺得饑也不覺得飽，身子空乏似的沒有氣力。很自然的咳一聲嗽，他奇怪的覺得痰裏一定夾着血絲，失悔沒有吐在地上察看。

店東很舒服的啣着一根短煙管準備出門，但他又站着，手摸着高鼻子沈思。一會，他從抽屜裏取出一本賬簿來擲在桌上。他只這樣的說了半句：

「九號十號的賬還沒有結算……」——

他懂得這句話的意思。忙翻開看，有多少不認識的符號，立刻使他眼光撩亂。他提起筆苦思着：『怎樣算呢？』心頭一陣一陣的緊迫起來。一付嚴厲的面孔忽然從面前閃過，他看見射人的黑眼睛；如像觸了電，他連忙把燒紅的臉低埋下去。

他的心突突的跳，以致使那捏筆的手指發顫。

一分鐘後，他聽見咳嗽聲在店門外，纔把僵直的身子微微移動一下，緊挨着桌子。好像這樣纔透得過氣來。

「怎樣算？怎樣算？——那些字是什麼呢……」他恨恨的想着似乎對自己發怒，用脚在地上頓着。

「今天又來照顧你了。」他忽聽着一句尖脆的聲音。隨即有一個穿着頗爲漂亮的年青太太走進店來。她和氣的微笑。手裏捏着黑皮夾，一個金戒指發出耀眼的光亮。

「請坐呀，王太太。你的財喜好，科長又兌幾百元回來了，哈哈……」

店東大聲的笑說着，跟在後面進來。他回頭叫了一聲「端茶。」又恭敬的請他坐在椅子上。

「太太，你要買什麼衣料呢？大前天秋貨都到齊了！毛嗶嘰咧，華達呢咧，毛織貢咧，樣

樣都有。想是要縫夾衫了罷？敝店還新到一種夾絲呢……」

她從復生手裏接過一杯茶，啜了一口，很遲疑的說：「我今天祇想買幾尺中山葛。」

「中山葛好，好，我們有的。」店東連忙回答，向復生瞟了一眼。

他走進櫃房裏去，在貨櫃裏尋着。他那不熟練的手，不能立刻就檢出。等了一會，纔翻開一疋青色而有花的絲織物，鋪在櫃臺上。

王太太翻來覆去的看了幾遍，露出不大歡喜的模樣，指着發亮的花朵說：「這是人造絲吧？人造絲不經用，不久就會爛的。」她疑惑不定的目光緊緊釘着他。

「是——但這個，這個……」他吃吃的誠實的回答。

店東給他惡毒的一眼，截住他的話。他的臉立刻變紅了，連忙低下頭去。他聽見店東說許多可怕的謊語，用很好聽的字眼形容這個貨品又經用，又美觀，價錢比同等的綈葛還便宜。他的話滔滔不斷，每一句都往人心裏鑽，最終使得把皮夾捏得緊緊的太太，毅然

取出三個洋錢放在櫃臺上。

『那末就照那天的價錢；那天兩元買四尺五，你算這該買多少？』太太向着復生說了，詢問店東道：

『這個是新來的麼？』

他沒有空閒聽那回答，這時首先浮現到腦裏來的是一個比例公式： $1.45:20 = x:30$ 。但這樣算呢？他不能細想；因為她在打量他，一面心頭在計算。

他着急的拿了鉛筆來，背着店東寫下一個公式。剛寫好，店東回轉身來看着，怒氣沖沖的走進櫃房，問道：

『你在做甚麼？』

順手把算盤推到他面前，說：『快些算，不要耽擱時候！』

他捫着算珠，指頭抖得穩不住。他不知怎樣動手。

「45：x：20……」他腦子裏是一團雜亂的公式。

「嗒！」一個算珠從他手裏着驚的滑下去了。「嗒嗒嗒……」兩個，三個……這些珠子竟自不懂得怎樣走的好。

「x……x x x x……」

他腦子裏祇有 x。

「怎麼樣？」她的驚異的視線從店東身後穿過，凝視着他。

「……………」

店東掉過頭，看見四五個珠子零亂的睡在算盤裏，簡直怒不可遏了。「你這沒用的東西！你向我說你學過的呀……」他大聲罵着，以致使很粗的頸子漲大，眼睛睜得很圓。

店東奪過算盤，揮動幾個指頭立刻就算好。他親自剪下貨來雙手交給太太，送出門去。轉身來又繼續着發怒道：

「枉自你——還是一個中學生，嗯，狗屁不值！學堂裏教你們一些什麼，格啦刮啦」的說些洋話，唱些「米索拉」，寫些彎彎曲曲的東西。可是教你們來一樣不行，檢狗屎也，不知怎樣下手，什麼事都幹不來，懂不起……沒用的東西！真是一大批一大批的混食蟲，沒用的……」

他咆哮一陣，怒氣稍平，才漸漸放低了聲音說：

「來！你想得飯喫，還是來跟我學；一樣一樣的重新學起……」

「……………」

「你沒有聽見麼？你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

店東一步一步走近他面前，看見他眼淚簌簌的流到紙上。

一條壁虎似的，僵臥在冷清清的淚中。

古城一日記

一

……這座城四方八面被山峯包圍着，山之內又是赭石城牆。立在山上看，城就像落在鍋底下，一層層的屏障如同天造地設一般把它包藏在囚牢似的坑穴中，不讓山外的河風吹進來一點。所以幾千百年以來它都保存着淳樸的古風，人民勤苦耐勞，衣食簡樸，樂天安命的度過日子。祇是自從海禁大開，皇帝老子下台以後，這個世外桃源也一日不如一日。城牆自不用說，就是接天的層層，也遮擋不住外來的風氣。一年四季常常不斷的有長蛇似的軍隊，有闊綽的坐着拱竿籐轎的官吏，以及大張小張的佈告，越過山嶺。還有各種新奇的洋貨，——質料華美，價錢便宜，樣式又那麼樣好得使人看見了就想買。——

這些凡足以使本地製貨者嫉視的東西，都狂肆的飛散到城裏，甚至讓它們漸漸的佔了上風。這真是多難的年頭！聽說城牆也將保守不住，又還要把山挖一個窟窿，修什麼馬路。城老是那樣以古式的傻氣的樣子矗立着，似乎並不覺得自己領域以內，漸漸改變。所有的在專制時代顯得神聖莊嚴的白石牌坊，都拆掉了。矮小的房屋有多少取了新的樣式，長得比從前高，比從前漂亮。夾在兩排房屋當中的街道，向兩邊擺開了一丈光景，雖然仍是石砌，卻有些像馬路的樣子。城南保存了一百八十年的古廟：葉祠，已經改修成公園；側邊的茅草房都取消了，建立了許多新的講堂，宿舍，大門外挂着「中學校」的油漆黑字木牌。和「中學校」遙遙相對的勸學所，先後把一樣大小的木牌改換了兩次：「勸學所」改「教育局」，「教育局」改「教育科」。其他如實業局，團務局，徵收局，財政局，縣衙門……也一樣換招牌的換招牌，改門面的改門面。從外表看來，彷彿大都市模樣，讓那些居民始終莫明其妙，而爬出山去則向人誇口說：「我們的城市改革得很多！」

這座城本來不大，東南西北祇有四條正街。四街的人家，多少是有一點錢的，門面勉強可看。其餘的小巷子十有九家是黃土築牆，或用篾編的籬笆裝成門戶，上面蓋稻草。房子大半是東倒西歪的，有些家便用幾根樹幹撐持着古舊，凋敗而將要坍塌的屋頂；屋簷既矮，巷子又窄，因此到處都可以看見衣衫襤褸的人，埋着頭弓着背走路。全城這些小巷，總共起來有一百多人戶，其中有幾十家是鴉片煙館——近年來雖是政府嚴厲的禁煙，各家門口把「出售雲土」的招牌都取消了，但是換上竹籬，月月繳納燈捐，營業狀況依然同以前一般熱鬧。至於四條大街，當然更是一番景象。每逢趕集這天，太陽剛出來的時候，四鄉的人民：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準時準刻的來。城外的青石板路上，便可以看見各色各樣的人：挑着菜擔的，柴捆的，穀米或是雜糧的；手提雞籠的，蛋筐的……川流不息的走。其中還夾雜着一些穿紅著綠的鄉姑娘，頭上垂着一尺來長的髮辮，走起路來，搖搖擺擺。這些人一路有說有笑，聲音粗野而大，好像吵鬧一般。除開農人以外，還有一部份是

工人，以及從遠處來的小商販；他們也擔負着自己的器物，和和氣氣的同別人交談。一直走到普通人家都吃了早飯過後，路上行人漸少，城裏便正是熱鬧的時候了。四條大街上挨門比戶的擺滿了小雜貨攤子，到處是買賣，是人堆，擠得透不過氣。有的爭論價錢有的追討債帳，有的過路拚命的擠，又像在談天。許多家茶館酒店坐滿了人在鬧，鬧，這天從此時起，城準是鬧得發昏。

但是，城並不覺得這有如何熱鬧，祇有城裏的人覺得這比從前冷淡得多。從前早上起一直鬧到二更，現在便不同，趕集祇有大半天光景。還有，那些生着鬚子的人能夠詳細告訴你，從前各樣東西價錢多便宜，一碗飯祇要幾個小錢，到省城考試又祇要多少，那時候多麼簡單，趕場做買賣鬧得多有意思；不像現今這樣：有幾家攤子在賣錢？有幾個人真正在買貨？不過乾鬧一陣湊湊熱鬧罷了！沒有鬚子的人也如是云云，並且搖頭太息，說年辰枯了，大家都窮，做不起買賣。善婆婆們則以爲各處廟宇冷淡，燒香的人一天比一天少，

所以也很憂愁。

古城的人的憂鬱，跟隨着連年激烈的內戰，繁重的稅捐，以及因天災而起的饑饉，洋貨的侵入，土產的低落等等，日益加劇；而使一般的生活提高，百業廢弛。這些不計其數的，負着巨大艱辛盲目工作着的人民，無論怎樣勤勞，總不能維持簡單的生活。一年十二個月中有多少次戰爭，這是說不定的；有多少次捐稅，也說不定；有多少出賣的兒女飢寒交迫的游民，也說不定，說不定。平常沒有什麼事則已，一有什麼事情，先是四街鬧動了，接着全城，接着全縣，又來一次驚惶。漸漸的這種僥倖的心理，在人民心中養成了。就是：祇望四街今天不要有什麼風聲，今天便能苟且度過。而四街偏不爭氣，常常總有些風聲；其中多半是謠言，大半總要應驗。比如前幾次的過兵，開征糧稅……都是先從四街說起。這座城池雖然外表比專制時代顯得輝煌，其實底子拆開看不得，凡是到古城去過的人都很知道：沒有一處人家，沒有一個百姓，不是在謠風與應驗僥倖與驚惶中拖延着有生的歲月。

的。

話雖這樣說，近來城裏的人民似乎神經比以前遲鈍，而且麻痺多了。經過許多次過度的亢奮，大家對於目前的預征糧稅等等，簡直如像家常便飯一般對待。一直到了這日，趕集的都到齊了以後，情形纔突然緊張起來。消息先從北街發出，北街的人走到東街，樣子都很倉皇，跟着東街米市鬧動了，人衆紛紛走出。米販中，大多數的住家都在南門外，他們把嚴重的空氣帶到南街去，於是南街特別人多，發生了一次劇烈的擁擠。這現象和前幾次的驚擾是同一個模型鑄的。

其中有一個精壯漢子，上身搭着一件補了兩個疤的藍布坎肩，提着一小包鹽，匆匆忙忙走到一家雜貨攤前，放身坐在那位小商人對面的木凳上。他要說什麼話，但又略停一停。然後，他把鹽包放在攤子上，壓住緊迫的呼吸，勉強鎮定的問：

「老余，你今天賣了多少錢？」

小商人是四十多歲的漢子，穿著較爲乾淨。頭上包紮著白布帕子，滿腮是短短的鬚。『就有這樣多……』他正在同坐在身邊的廚師父說話，聽見問，擺一擺頭，指着貨攤上的一小堆銅板這樣說。

漢子似乎有些失望。他無所注意的目光在紙包的麵堆上和銀絲一般的粉條上掃過。一個竹籃吸引着他，伸過頭去，裏面也有一堆銅子；一看就知道這是廚師父的。他向廚師父瘦而尖長的臉瞟了一眼，接着問道：

『你還沒有上菜市去，梁大師父……今天的南瓜好買，我走菜市過，看見幾個黃亮的大南瓜……』

『唔。』廚師父隨口答說。用他那滿是油迹的污髒的手指在臉上擦，隨即把這隻手放在菜籃上，自言自語的說：『場齊了多久？十二點鐘我就要燒午飯了……』

小商人掉過頭去，看着他，似乎想起了什麼事情。他遲疑的說：『今天三老師家裏是

「打牙祭^①的日子嗎？你可是還要上肉市……」他拿了一包麵遞過去，接着帶笑說：「要不要？跟我買一包！回鍋肉下麵頂好吃……」

廚師父笑着，接過手，又放還原來的地方。

「老板是米蟲，不喜歡吃麥子的……」

他冷冷的說，凝視着那漢子黃黑而多肉的臂膀。回頭看着自己的手臂；用手籠着，只夠一把。那鬆散的肌肉引起他自卑的歉然的感覺。

漢子把濃黑的眉毛蹙成一團，翹起厚嘴唇，顫動着。他似乎忍耐不住了，向着正埋下頭去取一大片煙葉子的小商人說：

「知道嗎？聽說又興了什麼稅啦……」

他咬着嘴唇，等候着回答。用他那多疑的打不定主意的眼光釘着小商人的臉。他擔心會看見弩嘴，不直說下去；一面在猜想他會怎樣答覆他。——他這人還有些孩子氣，無

時無地不表現出自己畏怯而天真的性質來。

小商人把摺成幾檝的煙葉子放在嘴邊吹氣，故意做出漠不關心的樣子，淡然的說：

「我知道……什麼稅啦，苛捐雜……」

漢子不懂這個意思，有些着急，連忙截住說：

「不是這個！說老實話，真的纔興了什麼……什麼稅呢！——我這人記性真是壞，剛纔聽說又忘去了！的確說是纔興的，大小買賣都抽錢，從今天起，認真你還沒有聽見說嗎？」

「噯，聽見說了……」他不耐煩的回答。「真討厭！這些鬼事情……」

「哦，聽見說了！他又小心的問：『和我說的同不同到底……你這個小攤子也要抽錢嗎……』」

「我這麼一點小生意，出得起錢嗎……」他略停一停，轉過語氣說：「我正同梁大

師父說哩，世道真是壞得不成樣子……我們有什麼，比不得那些做大買賣的，一天打開門，賺幾塊幾十塊，就說捐，多少也捐得起一兩個。媽的我們……生意好，一天賣幾十串錢，賺的就夠喫掉！生意不好，——怕你見笑！像前個月四五場都不開張。老雷，一家大小不要吃嗎……」

小商人嘆着氣，額頭上立刻擠出幾分衰老的，在長久的愁苦生活中磨鍊出來的皺紋。一種焦燥的心理，使他眼睛裏閃着鈍滯的憂慮的光，興奮的向着別人看。

姓雷的漢子搖着臂膀，幫助他用力的說。不知道爲什麼，他膽壯起來了。「不錯，真是壞透了！第一年的預征還沒有上完，第二年的又來了。明說是一季一次，其實一年要當完七八年糧。——起先還講說要好了，這下子比從前鬆活了，天曉得，比從前鬆活……祖先留下的小塊兒土，做出來穀子就夠繳稅，一家大小都拿來餓死不成？老板的，逼得沒法，只想在我們佃戶身上加租，——那裏還能夠再加，拚命都不答應的！自己的田地也沒法，

想賣卻賣不出，這個年辰，鬼來買……」他眯着眼，接着又說：「噯，像梁大師父還好哩，月領工錢，還跟着老板打牙祭，不愁捐也不愁稅的。每天燒三頓飯，晚上一屁股倒上床就跟他媽的一覺睡了……」

廚師父連連擺頭，撮攏五個指頭向他比手勢——請把口這樣合攏；他祇住慢吞吞的說：

「我還好嗎？雷哥，你說錯了。那些當官的，帶兵的，做大買賣的，才好！銀子像水一般流進去，流進去就不流出來……不愁穿，也不愁吃，呼奴使婢的……要什麼就有什麼。噯，像你我——大家都一樣，活在世間只有受罪，不餓死就是好福氣了……你還稱賀我！你看我就要不得了哩，不多久連剩菜剩飯也得不到一口嘗……袁嫂向我說的，吳三老師下月要開銷我了……」

「我不信！」小商人插口說。

「你不信？你想三老師是紳糧，過得好嗎？其實——外強中乾！他手上緊得很，穀子還在田裏，就賣了一半。上次糧款逼緊來，沒法子，還向張太爺借了一百塊錢，月利三分五，才過了難關。你想着糧戶就過得好嗎？比不得滿清時候……」

廚師父的臉色，比平常更不好看，白得像一張紙。在胸前兩手交叉着，遮着那患了輕微的『熱傷風』的急促的呼吸，好像是他的黑圍腰布拴得緊了些，使他透不過氣來。

小商人裏好了四支短而瘦的煙，裝一支進煙斗裏，遞給廚師父燒。他自己默默的看着冷清清的攤子。他用一種含着希望的目光，看着街上走過的人，似乎心裏在暗想：『這一個要來買了……』可是一個一個都擠了過去，有的只看一看，有的甚至始終把頭偏向一邊不掉轉來。他有些失望，忽然想起捐，他和老雷的目光相遇，禁不住歎一口氣。

他忽然張開口，很留心的問老雷道：

「你聽見說的，還有什麼？」

「就是那樣，我已經說過，沒有別的了。」

「你今天賣的什麼？」廚師父噴着白煙問道。

「賣什麼，有什麼賣的，把那兩捆柴賣完了，下一場拿雞巴來賣……」老雷粗野的說，轉過臉向街上投出忿恨的目光。「下一場我還有一點豆子，想挑來，聽說從下一場起城門口要擋着收稅啦……我看大順哥挑來是怎樣了，再打主意。如果真的進城要錢，我就挑到鎮上去……」

廚師父笑着，回答說：「城裏要錢，鎮上就不要錢嗎？多聰明的先生！」

「對囉。鎮上不是一樣嗎？雷哥真想得好，你以為他們就把鎮上饒過了嗎？呢，要錢，什麼法子也想得出！俗話說，官有九條路，十條人不知，你想想看，你猜得到嗎？——從前那裏聽說過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稅；徵去徵來，趕集的小買賣也聽說要出錢……這年辰一年比一年枯，像這樣逼，逼到後來大家都要不了……不怕你是漢子，挑擔都來得，城裏不

好想到鎖上，鎖上不好跑四方，你躲得過，躲得過除非二世投過胎……」這樣說着，他顯得很疑慮的臉上，漸漸變了顏色。

老雷搖着頭，放大了聲音說：他已經把他自己的主意忘去了。「還說逼到後來……今年就教不了！正二月米價高得駭人，現在你看跌到什麼樣子！預徵一開頭，米價就跌，跌下去，就爬不起來。這幾天，接連着一塊銀元漲二吊幾，再過些時候……糧款逼得這樣緊，天天催，催得要人死，限期看看就要滿了；如果真的又要出什麼捐，準定下一場就少一半人來……怎麼得了……」

廚師父把吸了一半的煙遞給小商人，連吐兩口痰，低下頭又自言自語似的說：

「眼看就要不得了……」

「城裏派代表要求呢，怎不是真……」小商人緊接着老雷的話；這時纔明說出來。「聽說叫什麼鬼「印花」，各樣都捐……代表要進衙門去要求活（豁）免哩，活免，死

免……」

「進「衙門」去誰向你說的？」老雷悚然的問。

「進衙門去，是呀，又怎樣？我想怕還是白跑一趟！「瞎子見錢眼睛開，」那管你百姓要求，不答應，總而言之要出錢！你看那一次捐稅要求准了的，惹發了氣，像前回樣捉幾個年青人去坐監，還說是什麼黨，活閻王叫你死你就不得活……」

小商人被自己的話提醒，把先前以為派代表要求僥倖可免的信心，給自己搗毀了；——這種心理，是曾經使他勉強安定了幾小時的。現在他幾乎完全失望，多皺的臉上突然陰沈下來。他的鼻翼在高聳的顴骨之間鼓動着。

「媽的！」

「媽的，逼死人不償命的哩……」他憤激的說：「不償命的哩……我們這一批，有一把歲數的人，泥巴已經封了半截身子，活着有什麼……混一日來算一日，早些死了，到

免到受活罪……這世界真也不是活人的！」

他吸完了半支煙，把煙斗放在草鞋底邊用力拍，好像存心要把鞋底拍濫。

老雷正要說話，看見廚師父立起身，和街上走過的一個丘八打招呼，他就停住了，祇把厚嘴唇翹起，好奇的看着。

廚師父拖着軟弱無力的腳，走下堦沿，很親熱的同丘八說話。他是正向他要求着一件事情的，爲了下一個的生活，他請這人幫忙在軍隊裏找一件事做。——這話他前次已經說過，現在算是重提。那丘八做出一種臉相，表示已經知道的樣子，於是他趕忙遮飾道：

「我不過再提一提，你們貴人多忘事……」

他勉强的笑。丘八忙着點頭，舉起手放在嘴唇邊，遮圍着說：

「我記得……把這幾天忙過了，我還要下鄉來收款……」

但是廚師父總不放心，又喚住他。

「左大哥千萬放在心上！要我的時候，帶一個口信我就來……」

「是呀……我現在很忙，知道就是了。我遞了信還要轉來收款子……」

丘八把拿着公文的手一揚，表示有緊要公事，得趕快走。

「你要挨門挨戶的收……收印花嗎？」

丘八不經意的回答了一句不清楚的話，走了。但他又回頭大聲補足說：「印花……」

快來了……」

廚師父遲疑的轉上堦沿。他覺得還有一句最緊要的話沒有說，很不安心。——這句話就是：「一定替我辦到……」他恨今天遇得不湊巧，如果左大哥沒有事情糾纏，他定要把滿肚皮的話都吐出來。這些話，他是必須向一個可以爲他盡力的人說的，老裝在心裏，真是難受。

他沮喪的走回原來的地方，手捏着菜籃想。小商人問起剛纔的事情，他又坐下，說是

要找事做的話。「其實，我不很願意……」末了他這樣說。「吃糧當差的事，不是人幹的……左大哥偏說得好，這世道，當不得軟人管他的，祇要有飯吃，什麼都可以幹，我想的又不同……」

他沈思着立起身，提起時時留心的菜籃。

「我該走了。看那邊是什麼樣子；聽說抽印花的要來啦……」

「什麼樣子？沒有錢，一人賞他一個雞巴！」小商人並不擡起頭，這樣說。他沒有回答，悶沈沈的往西去了。

在路上，想起袁嫂的話，不覺眉頭皺攏。他脚下虛飄飄的，在人叢中擠，很不得力。他好像在用腦子走路，此外，什麼都不覺得。祇有當他的手觸着一個農婦的背篋時，他纔忽然感到早上切菜傷了一點皮的指頭作痛。他「嘶」的叫了一聲，破口罵道：

「闖着人了，你這背時貨……難道瞎了眼睛……」

那婦人也罵，罵着各人都走開了。他把受傷的指頭放在口裏吮，其餘的幾個，在下巴邊弄着淺草似的鬚。忽然他又想起袁嫂，兩個耳朵好像豎起來，聽見了什麼，不知不覺的笑了一聲。

「去了大半天啦……」

他如夢初醒一般，突然說了這一句。擡頭一看，已經走到西街的盡頭。他立着了。向走來的方向望，失悔沒有留心看收稅的到了那裏。躊躇一會，纔決然的往菜市去——他怕時候晚了，買不着菜；那一來三老師娘又要嘮叨的說。

還沒有到菜市口，他看見幾個光頭的小子往西門跑，後面跟着兩個大漢。從他身邊擦過，大漢子吶喊：「等一等！等一等！」前面小子們應聲立定，回頭忙亂的招手，不知說些什麼話。一瞬間，幾條黑影都飛到西門外了。

他莫明其妙的停了足，心想，「什麼事呢？」隨即判定了，這樣想：「一定有什麼事情

……」這使他猶豫起來，想跑去看看。菜籃的重力，忽然提醒他，立刻他把它提得高些，並且把左手放進去，按着那些銅子。

無意間，他發見了一張熟識的臉，在階沿邊的人堆之中。那是李四，他認得的，他正同階沿上立着的兩個穿夏布衣服的人談話，大家都把眼光射到城門外。一看這光景，他知道又在談論什麼消息了。——在古城裏，若有什麼『風吹草動』，先就是這樣；再進了一步，若到了最緊的時候，便到處是一大堆一大堆的人。他爲好奇心所驅使，慢慢走過去，向李四打招呼。兩人眼尖相遇，微微一笑。

「嚶，梁大哥……」

「李四哥呢，你在這兒！」他彷彿很詫異，接着說，「你沒有到德雲店嗎……」

李四臉上有一個大黑疤，拖着兩片鞋走動着，用一對細小的眼睛釘着他，說：

「近來場伙不好④，一天得不着多少錢，都用光了！借幾個跟我，好不好？」

「別講笑話……」他被階沿上的兩人注視着，便不好意思的把聲音放低些，問道：

「那邊……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不大要緊的。這些鬼事情，真多……」

「究竟是怎樣的呢？」

「怎樣的嗎？他們說，小路上攔回來一個挑煙葉子的，罰錢啦……現在把東西扣在那兒，就是這樣……」李四用他那慣有的姿勢走動，好像是對於這事情，不屑於提起。

着他弩一弩嘴，模仿那些德雲店賭徒們的章法，撮起兩片嘴唇，吹一聲聲哨。冷笑着，說：

「銀錢算什麼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噓噓噓……放在家裏要遭強盜搶，還不是一樣的？」——「打搶，打搶，」強盜來還要先打一頓哩……」

他向着衆人說：像小丑一般，搖着深長的頭髮。

「我說得對不對，七老師噓噓……又不是稅捐局，抽百貨釐金……」

被喚做七老師的，手彎里抱着一個胖小孩，臉上微微帶笑，卻不回答。

廚師父站得無聊；依他想來，自己是不配在七老師面前插一句話的。更不湊巧的是，那胖小孩看見他彷彿要哭，斜張着小而紅的嘴唇。他有一點倉皇失措，怕再看那小臉，趁李四沒有注意——其實他早已沒有注意了——慢慢走開。轉過菜市口，回頭還看見李四搖着頭髮，嘴唇一張一合的。就地位說，他已經掙上階沿，和七老師立成一排。

他沒有細想聽說的話。在市上隨便揀了兩個黃熟的大南瓜，放進菜籃裏，跟了錢。另外新鮮的茄子，辣椒可沒有，走了幾處，菜擔很稀少。他詫異的往水巷子那邊看，平常坐在那兒的趙鬍子和他的菜擔都不在，他想一想時候並不算遲，一定是市場散得早。因為那老頭子常常是午飯過後纔走的。他心裏覺得有些不妙，提了菜籃，就走回南街的路。

街上行人不多，並不像往常趕集的樣子。晃眼看來，人們多少都有些慌忙模樣，使他也自然的把脚步加快。他打從西巷子岔過去，心想或者可以遇見一兩個回家的菜擔，但

是修長的巷子裏除了一個肩空扁擔的小子和他交臂走過以外，一個人影子也沒有。那扁擔的一端，幾乎冒失的觸着他，因為那小子並沒有留心走路。若照他平時火辣辣的脾氣，又是要罵幾句的，但他只惡狠狠的楞他一眼，就走過了。

他不知怎麼的感到很疲乏，走出巷子，把菜籃換到右手去，而把左手的食指放進口裏。他憂愁的目光，從筆直的南街望去，遠近都沒有多少人；並且他發見有兩三堆人頭圍着，小聲的談話。他鼓了勁幾步走到小商人那裏，看見只剩他一個人悶沈沈的坐着。他問：

「老雷走了？」

小商人搖着頭，臉色很難看。他忽然發狂一般把手在剛纔放着一堆銅子的地方，拍着墊了一層草席的門板，卜卜響。他幾乎是發怒的說：

「下流東西……壞蛋……看啦，老子的錢一個也沒有了！捐媽的捐……！」

廚師父大吃一驚。等到說完了話，纔知道並不是罵他，臉色又變還原。他立在階沿上，

就像釘住了根似的不能夠動。

「怎麼的，都拿去了嗎……」

「不是都拿去了，是什麼？你看這裏是光席子……只剩媽的一個光席子……」

卜卜卜……門板拍得像要跳起來。

「一個也沒有留下」他無聊的問。

「一個——只剩一個，我買油糕吃了！」

小商人豎起一根根的眉毛，非常生氣的看着他。他的鼻翼鼓動着。好像廚師父就是他的那一位無論遇着什麼事總供他發氣的婆娘一般。如果是在家裏，他定要攘着袖子，伸出手去了。一直要到發洩盡了憤怒而感到後悔的痛苦時，這纔使他把不如意的事情暫時忘記。這種很久就養成了的壞脾氣，永遠伴着生活的磨折，深深的刻印在心裏，所以他竟要忍不住第三次拍門板了。

但廚師父並不覺得這一點。他孱弱的心頭，只感到一種難過，似乎是自己做錯什麼事情。他愕然的吮着手指，並不起來反對；因為……這是爲什麼呢？豈不是一句笑話。他私心到是想說兩句安慰的話，可是竟說不出；同時他印板似的腦裏，知道是該燒午飯的時候了。他不能不走，但又不知道怎樣離開的好。

他皺着眉毛，忽然生起一種念頭。略爲遲疑一下，他就伸出手去，向着小商人說：

『好罷。你跟我一把麵……』覺得不是這個意思，連忙糾正說：『我跟你買一把麵！』

……

小商人忽然變了顏色，感激的看着他，眼裏似乎涌起淚水。他用那微微帶抖的手，檢起一小包麵來秤着，恍惚的看了點子，就遞給他。

『錢不夠，可是你得等一等，吃了午飯，我跟你拿來。』

廚師父說着，把麵放在南瓜之上，匆匆忙忙的就往老板家走。他心裏想：

「三老師娘該不要又說什麼呀……」

二

這天吳三老師家裏的午飯並不算遲，不過三老師似乎忙着有什麼事情，一連催了幾次。廚師父一聽見催，就着急，出乎例外的三老師娘竟來幫他做，並且也不像往常問吃什麼菜。他端菜出去時，擔心三老師要問幹嗎這樣遲延，可是他也沒有開口，只是愁眉皺臉的踱來踱去。廚師父心裏暗暗納罕。今天真是不比尋常，便放心的做他的事，反而比回來的時候快活了些。

午後兩點多鐘光景，人家都用過午飯，小商人獨坐在雜貨攤前，已經等候得困乏極了。這時街上冷清清的沒有什麼人，白石板路躺在當中，好像在睡午覺。兩面人家大半都關上鋪板，雜貨攤子幾乎收完了。

一種帶着暑意的風從街市上，屋瓦上掠過。城外尖山上覆着一朵薄薄的雲。四處都

是寂靜，古老的，沈悶的寂靜。——而且這光景好像不同於平常，是將有大變化以前的不安的岑寂。

小商人因為餓，心裏很着忙。他打定主意先收拾攤子，等廚師父拿錢來時，就去吃飯。他動手把一束一束的麵包放進竹籬裏；今天他的動作總是遲鈍，一時不能夠檢好。並且討厭的長指甲總是故意同他搗亂似的，撕壞那包皮紙。他自己罵着，忽然想起廚師父該來了，擡頭看時，恰巧一張熟識的面孔走到他面前，打一聲口哨。他有些失望，淡淡的招呼：「請坐，」隨口問道：

「今天怎麼樣，老李？」

拖着兩片鞋的李四，極其隨便的坐下來，翹起一隻腿，似笑非笑的說：

「沒怎麼樣，今天看鬧熱……」

小商人瞟他一眼，很不高興。

「放你的屁，這還鬧熱啦，你看……」

李四擠眉眨眼，把長頭髮向兩邊分，笑着說：

「怎麼不是，比德雲店紅寶場伙還鬧熱……」

小商人沒有作聲。他又接着說：

「限今天晚上要三千塊錢呀……多麼好看，逼得雞叫鵝叫的哩……」

小商人微微着驚，瞪視着他那常常裝怪像的臉，和那一團黑疤。他的面目看來是可憎的，但他卻是有義的坦白的人。他在城裏結交了不少的中下層階級的朋友，常常出入於賭博場和茶館酒店，所以很會打聽新鮮的消息。肚子裏裝不住，他總愛通街走通街傳播，曾經有人加他個徽號，叫「播音機」。——他對於這個名稱並不覺得什麼好壞，有時別人問是誰說的這話，他也曾取笑自己說：「是我播音機說的！」其實古城裏消息能夠這樣流通，就全靠有這一類有名無名的播音機。這件事彷彿成了他的職業，除此之外，他

就到處替別人幫幫忙，跑跑路，或者在肉市上換了銀元拿到錢市上去賣，因此進幾個錢維持一天的伙食。不知道的人單從皮面上看，總以為他是不識愛，不識愁，而到處討人歡喜的。

小商人停止了動作，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他屁股上一推，於是身子微微向前搖，又坐下來。他疑慮的問：

「什麼三千塊錢……」

「什麼三千塊錢，你不知道嗎？——寅吃卯糧，徵糧來不及，辦預徵。預徵還嫌慢了，又辦擡墊……民國四十幾年的糧，要今天出啦……」

「擡墊……說是有告示不准辦擡墊……」

李四做着歪臉，睨笑着。「對囉，說是有告示……我到不認得字，知道是香是臭……可是不准說擡墊，只許說借……挂羊頭還是賣的狗肉，把聰明人都哄過了嗎……？」

「我肯信……三千塊錢啦，今天就得出三千塊……」

「怎不是逼着東家出錢，西家出銀子，趕快要辦好。軍官老爺到衙門裏催，衙門裏向那個催？——向小百姓！有什麼說，總之小百姓遭殃。不管你有錢沒有錢，敢說一個「不」字，不是鎖就是押，怕你不駭得尿流尿滴……」李四聳聳肩，臉兒變得一本正經的。接着又說：「本來……預征該下月五號掃解的，來一個公文，說限今天要辦好，連日連晚都得不到弄出錢。近幾天四鄉解來的，纔不過四五千塊，不擡墊，錢從那裏出，就是造幣廠也造不及……我的天……」

小商人勾惹起心頭的事，忽然擺着頭，激動的說：「我的天，你還不知道我們窮人身上也逼起來了……他們有錢的，捐多捐少到底有一點根柢，管他幹嗎？我們說我們的話，媽的賺一個就吃掉一個的小買賣，有什麼油水也要出錢……你說這世道還能活人嗎？……」

「你出了多少錢？」

「我出得起多少錢？……今天祇賣一吊多，生意又不好……我先到是想或者不得來，聽說派代表進衙門去……有人又跟我說，上面還沒有命令實行收印花……那知道果然來了。那個鬼委員，翹起八字鬍，含着洋煙，帶了兩個背槍的來，挨着一家家的攤子收。走攏我這裏，一雙強盜眼睛在攤子上晃一轉，就開口說：

「一吊六百錢！」

「不是向我說，是向那鬼兵們說的。兩個小鬼身上背着皮包，脹滿了錢，重敦敦的。他就問我要，不說什麼道理，也不分青紅皂白……」

「我說：『要什麼錢？』」

「『什麼錢，錢呢……』」

「那委員，我認識他，他們叫他范委員。他做出那樣子，紅眉毛綠眼睛的，就像要咬人。」

……——咬我的卵……

「一個小鬼說了半句：『印花啦，你說是什麼？』」

「『印花？』我硬不怕，我說：『我沒有錢，這幾個是要留來吃飯的！』」

「小鬼活像要跳起來。『呸！』他吐我一口——乾的，沒有口水……」

「他伸手就抓我的錢，數一數，鏗鏘鏘的就丟進皮包裏。只剩一個缺口銅子，擲在我面前，就走了。到第二家。」

「我真是忍不住，媽的，依我的鬼脾氣……」

「依你的脾氣把他怎麼？」李四纔真是忍不住了，插口說。

他有些生氣，接着說：「我硬罵起來，到不怕他聽見不聽見。他們到禿子那裏，也一樣惡狠狠的。禿子說：『今天沒有買賣，一個子也沒有，那小鬼就發了氣。』沒有錢，不准擺攤子！到底還是搜盡腰包，纔算了事……」

小商人滿肚皮悶氣，不吐出來總不得安靜。他接着攘着手臂說：

「你看，鬧成了這個樣子……真是烏七八糟什麼錢都要……簡直是『正大光明』的搶劫人……有錢的已經逼得變成了窮精光，窮精光又逼得要命……總有一天，大家都活不成，鬧一回大亂子！我希望要大鬧一回纔好……像這樣活着，受不盡的罪——認真說，連豬狗都不如，算得上人嗎？這鬼世界……這鬼世界……幾時鰲魚眨眼翻一個身！」

①

「不錯，真是鬼世界，我也是這樣說。」李四對着他的眼光，咬着嘴唇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我情願二世變豬狗，比當人好！人家戶的豬狗，再不要找一頓吃一頓，不出捐款，不受氣……不像我們這些畜生，有富有貧，有強有弱！余哥，確是這鬼世界不是活人的，二天子逼緊來，我們跑他娘遠遠的——你看，有田地的把契紙貼在城門口，寫着奉送，也跑了哩……橫豎是濫到底，我們吃『大富』去，拖得活又拖活，一條命算什麼東西……」

小商人擺着手，冷笑一聲。『你不要做夢！這年辰那裏還有「大富」人家，放着幾十百石穀子跟你吃……就讓你跑——吃的也沒有，你就跑了？你跑到那裏去？「天下老鴉一般黑」到處都一樣。你打聽打聽，那一處不是一樣的捐，那一縣又特別好？不得了！時大都不行了，自然有個辦法；豈是幾個人想好就得好的？不信，你看袁嫂的男人，跑進大山去又是怎樣，那怕有百千斤氣力，會挑會擡，還是找不着一碗飯吃，奔不回家鄉……』

李四聽說袁嫂歪着臉笑，眼睛斜得像豌豆莢兒。

『噯，李四哥，說正經話……』小商人止住他笑，嚴厲的說：『這不止袁嫂的男人，有多少人亂想，到頭還是沒法。現在世界大變，不大鬧一回，是太平不了的。總有這一天；祇要百姓齊心……橫豎是沒法子，條條都是死路……你且看着吧……他們說，將來要大家一樣平！李四哥，乾說不上勁，肚子餓了！你到是吃飽了的，來和我混光陰……你肯請我喝一杯酒嗎？喉嚨癢得很，酒蟲在爬，幾場沒有喝一口了……』

李四拍一拍腰包。「你聽，只有祇個子了，夠今天晚上吃一碗麵……」

「噯，你我弟兄……一杯酒算什麼，總得道謝你的。我今天是沒有錢……」

他實在支持不住了。匆忙的收拾好竹籬，挑進老板的屋裏。又把門板拆下來，一塊一塊的鼓了勁擡進去。攤子算是收了，就這樣白白的去了一場。

他挽着李四，走上大街，一面說：

「李四哥，好人情！兄弟今天多謝你看我們這一夥到底是自家人，不同的就是窮，彼此都有個照顧。我知道長發店你是挂賬的長買主……」

李四慷慨的答應了。兩人肩並肩的往十字路口走。這時候，街上光景很是淒涼，因為這淒涼，顯得時候很晚，彷彿離黃昏不遠了。他們走品香茶社過，六張茶桌都是空的，小堂倌和挑水的老王，面對面的坐着打盹。靠壁的桌旁，祇有三四個人坐着，耳朵挨耳朵的說話，教人看了疑心外面在過兵。

走過武廟，看見裏面的雜糧市什麼也沒有。在他們的腦裏想來，真是「鴉雀無聲」。

① 西斜的太陽曬在有沙的空欄上，亮得刺眼，使他們自然的把瞳孔縮小。

「今天到底還算是運氣……」小商人一面走一面埋了頭想。忽然聽見有人喚他的名字，掉過頭看，是廚師父趕來了。

「今天該我先招待你，財神菩薩送錢來了！」

他立了足，向李四這樣說。等到廚師父攏來，就一把捏着他的手。

「多謝你……同我們喝一杯酒去……」

廚師父遞錢跟他說：「沒話說，奉陪就是了。」

「你我弟兄總在一塊兒……」李四搖着手臂，走到他側邊，高興的說。

進了長發店，堂倌端上三杯酒來。他們又買了些花生，豆腐乾，下着吃。這裏的豆腐乾是著名的，又乾又脆又香，但小商人大牙已脫落了兩顆，吃起來非常費勁。

李四喝上一杯多酒，就興奮起來。他照例酒後話多，一口氣就說一長篇，不讓人插嘴。他在平時是少有同別人講他自己的，平時別人只看他是一個小丑，可是埋藏在他心裏有一種很深的悲哀。他恨自己的生活，恨那些常常要裝着笑臉對付，而向他們討幾個錢的人。恨那些裝模作樣的，以自己的有錢，而把他當作下賤的人。他說老實話，對付這一批自己不得不裝樣子，這是他一生也醫不好的瘡疤。這時候他纔說出爲什麼老想逃，跑到遠遠的地方去；自然他也懂得『天下老鴉一般黑』的道理，但他仍是那麼想。因爲有一種念頭在心頭火辣辣的滾，始終沒有勇氣說出口來。那就是：『逼上梁山！』他的確有這種意思，並且每一次想到，眼中就燃起一把火。他把胸口袒露着，咬着嘴唇。這種在他算是少見的亢奮，實在令廚師父非常驚愕。

小商人不作聲，只是喫喝，好像喉嚨裏伸出一隻手來。不一會他的臉全燒紅了，筋脈漲起。他覺得頭部沉重，下面更是空乏，便愈是加勁的吃。他幾乎沒有用耳朵，但當他偶然

聽着一兩句話，他就完全明白李四的意思了。他只做了一個臉色，表示不贊成，隨即把一小塊豆腐乾塞進口裏用力的嚼。

這時候，廚師父忽然驚詫的擡起頭，望着店門外。很快的，李四受了傳染，兩人都走出去。剩下小商人獨自在說：

「什麼事呀……」

沒有人回答。

他們跟隨擁擠的人羣，立在階沿上。十字口轉過來了一個穿大綢衫的漂亮人物，急忙忙的走到對面李太爺家的門前，被兩扇關着的褪色的黑漆大門所阻。三個背槍的武士搶前兩步，飛到門口，向着裏面喊：

「開門！開門！」

其中的一個正是左大哥。他立在闊人身邊，作威作勢的向着那比他凶惡的門神看。

啪啪……

一陣拍門聲響起來，似乎使一街的房屋爲之動搖。對面十字口階沿邊的幾張臉上，肌肉隨着一陣的緊縮，好像什麼鋒利的東西在面前晃，各個的眼睛接連閃眨幾次；這就像嬰孩看見乍明乍滅的火一般。

一個武士把手托着槍，恭敬的向闊人說：

「這紙條兒我揣着嗎，委員！」

闊人微微點頭，從西式下裝的荷包裏掏出一方手巾，拭去額上的汗。他圓睜着眼，眉毛向上一聳，命令說：

「怎麼的吼大聲一點……！」

「開——門……！」

左大哥撇開衆人，咆哮一聲，立刻取下槍來，在門上撞——砰！

啪啪的聲音又夾着響。而這隻手，發狂般的竟把門上的黑臉將軍撕成兩槓，下半槓垂下來，可憐的搖動。

槍托幾乎撞進張開的門。一個老頭子在門縫中露出半邊臉。委員先踏進門限，眼珠四轉，拿出一張紙條來，看着瘦削的老頭子，大聲問道：

「你就是李子漁？」

李太爺回答着是，埋下頭行禮。這頭的前頂是禿的，發着亮，兩邊大半是星星樣的白髮。當他的臉擡起來，變成了慘白，嘴唇皮不住的顫動着。

「你接着這個！委員威嚴的說。「趕快預備，晚上我們就要來收款子的……」

李太爺伸出骨節顯露的手，接着一張字條，不住的發抖。一種好像招架不住但是又躲避不及的倉皇，使他不能夠看認紙上的字。他失神的眼直視着委員。「先生……這數目……太多……我……不……能……夠……」

但是看見委員黑起了臉，連忙改過口：

「我……我祇能……答應……一……二……十元……」

「一二十元！」委員冷笑一聲，用他那老於宦場，深悉怎樣對付小民的口吻，嚴厲的說：「老實說，出四十九元九角九，也不行的！」

「聽清楚了嗎？」

相視一會，委員發出這樣的「命令」，昂著頭走出。他再圓睜了眼，向階沿上的衆人一掃，隨即帶領了武士向南街那頭飛馳。他們的後面，小聲的踏着一部分人衆的脚步，飛著密語。

李太爺似乎有很多話沒有得說，隨着走出門口，呆呆的看着幾人的背影漸漸走遠。他臉上的肌肉，起了一次痙攣。兩撇花白鬚鬚，隨着沒有血色的嘴唇而抖動；暫時彷彿失了知覺。實在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加在他身上力量太大了。他還清楚的記得，前次繳款捱

了時候，半夜三更都在街上走，被兩個兵士押着，向東家借十塊，西家借五塊……那時候，又下着雨，風吹得多大，幾乎把他推下縣政府的石梯坎。他很小的膽駭破了，一聽說捐款來了，就奪他的魄。——今天的情形，又正同那次一樣：下午散紙條，而自己手邊仍然一二十塊錢也沒有……

對面立着的人叢中，走出兩個紳士，很關切的先打了招呼，跨過橫街。後面的人跟着。其中廚師父算是極關心李太爺一家的，一想起李家，他就想起李家的女工——袁嫂；這正如袁嫂之關心吳三老師家一般。

說：
蓄着平頂頭式的紳士，大家都知道是城裏很有面子的，他接過紙條兒唸着，輕聲的

「啊，五十塊，我們都一樣多……」

他擡起眼睛來看着李太爺，接着安慰似的說：

「我們也接了這個啦。李太爺，你權且也……」

李太爺很氣惱，截住說：

「接着……是好玩的事情嗎？若是不出錢，十張八張我都接着……你看，要幾十塊呀……」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李太爺……」那人有些沒趣，聳一聳肩膀，仍然好心的說。「我的意思是……這件事還有辦法。我們的公民代表已經在團局開過會——你沒有去吧？……他們跟着就到縣府請求加催糧款，不辦糧墊。這是第一步說法，如果不行，就要求少派撥墊款子，至多全城答應出一千五。我們選吳三老師同馬局長進衙門去；他們私下叫大家遞過風聲，不忙出錢，一定硬對付……」

另一個團臉的胖紳士附和着。他表示自己的身分很高，這樣說：「我還去參加了會來！今天大家很激昂，一致主張採取強硬的手段！他們只以爲××縣的人不會反抗，我們

這次要齊心合力的反抗到底！反抗到底！……」

立在側邊的廚師父，忽然大聲打了一個噴嚏，惹得很多的人都向他看了一眼。他沒有留心，暗地卻想起吳三老師今天着忙的樣子。他在心裏說道：「怎麼啦……代表什麼東西是代表……」他暗暗稱羨他的主人是有才能的人物，因而從他相貌下推測他的福氣。忽然他覺得頸項間有一股熱烘烘的酒氣，掉過頭，正碰着李四的臉，相對瞅了一眼，都不說話。

「噯……」李太爺漸漸鎮靜下來，思索着，說：「到底……我們硬不硬得過縣政府？前次抗捐，不是還捉去了幾個人……」他心裏卻又這樣作想：「不過，年青人也太討厭，——大家都說有什麼色彩，——連我們也一起反對啦……」他沒有說出口，只把眉頭皺攏，疑問般的看着平頂下面的尖長臉。

那紳士把手加在額上，似乎在仔細思考。他沈靜的回答道：「這個，結果如何，現在當

然是說不定的……但是我們不得不強硬！最要緊的是，根本大家都沒有力量擔負了，不能不倒行逆施……若果大家齊心，政府又怎麼樣，這一次，真是全城公民都反對啦——並且沒有內閣，誰也不猜疑誰是有什麼政治意味的！他敢用什麼手段對付全體的公民？……」

「依我的主張，下一場就罷市……」胖子趕忙插嘴說，光景像是在會議場中發言。「他們舉舉手贊成我的意見，下一場，再跟他一個威嚇，火上加油……」

「不錯。但是現在我們還談不到下一場，且說今天的辦法。李太爺，所以你還是暫時接着，打聽他們出來的結果如何。但是……」平頂紳士疑遲着，終於補說了這一句：「但是你千萬不要先出款子，大家要齊心纔好……」

「這個，當然……」李太爺明白了，毅然表示自家的態度，這樣說。

胖子張開口要說話，忽而又閉住了。這樣好像表示了他的弱點，連忙又開口，卻不說

話，彷彿準備着要大打一個呵欠。立在廚師父後面醉得面紅耳赤的李四，受了傳染，真的打起呵欠來。他很疲倦，半邊身子都倚在廚師父身上，似乎要睡下去了。

這時候，從十字口跑來一個穿長衫的人，抱着一疊信，很急忙的走進李太爺家裏。那光景並不是不知道李太爺立在門外，然而他瞥了一眼，竟進門去。兩個紳士和李太爺都詫異的跟着，爲了某種祕密，他們隨手把大門掩攏。一會兒，放出這個送信的，他又抱着信向南街跑了。

「這是什麼事，真奇怪……」廚師父想。他們終竟看不出什麼了。他招呼李四走，不料後面早堆了很多層人，不能夠輕易擠出，只好同着大家慢慢的散開。

走回長發店，小商人已經不在。他們正驚異的尋找，忽然看見他從人堆中跑回來了。他醉了，頹然的把身子放在凳上，用手在桌上一拍，大聲的說：

「罷市！我贊成罷市！一場老子不進城了……」

太陽爬下西邊的山，微弱的光照在街上，特別顯出死氣沈沈的樣子。從十字路口遙望，城外高高的尖塔後面，映着一片晚霞，非常美麗，好像是山際鑲着一層黃金的邊。

黃昏近了。一種恐怖的空氣，因猜疑而起的驚擾，一切不吉利的預感，在全市民心上流通過了。在街上，有些探詢的，驚訝的，好奇的面孔，依傍着門走。另外一部份，到處打成一塊兒小聲的說話，許多隻耳朵驚訝的豎立着。每當從另一條街上走來一個人，大家都注視着他，似乎要從他那畏怯的行動中探出什麼消息；這一個也以同樣的眼光回敬。跟着有些游移不安的市民，從東邊走開，又黏附在西邊人堆裏，把嘆息，低訴，激憤傳播到四處，無形間各方面的論調漸漸統一了。但是倘若偶爾有一個兵走過，馬上到處都停止了說話，恐怖的目光一齊聚集在猙獰的面孔上；好像這張臉上開着一切人的命運。

十字路口酒店中走出三個醉漢，分了手，兩個踉蹌的往東，口裏咕咕囔囔的談着不濟

楚的話。這兩人就是李四和廚師父。他們被豪辣的白酒灌醉了，忘記今天的事情，一直安定的坐到這個時候。

他們在街上瞎闖，追上一羣人。在逐漸暗下去的光線中，看見人堆裏一個只挂着一層破爛上衣的男子，被丘八押着走。這男子臉色又黃又黑，枯瘦如柴；身材不高，但從那腰圍看來，像是被什麼壓縮了的未成熟的果子。他拖着那得了黃腫病似的腳腿，很艱難的走動。不時被後面的吆喝所追趕，又拚命跑上一兩步。他流着眼淚抽泣着，不知哭了多久。

「我要倒了……」他用發抖的聲音喊，忽然停住。他的嘴唇慘白，求憐的目光，向着四圍的人。

「倒了！」丘八用嘲笑的口吻，模仿着，隨即板起面孔嚴厲的吆喝道：「走罷你跟我放規矩些！」

「我走不動，當真要暈倒……」那漢子繼續哭說着，並不走。「我實在沒法子，先生

……憐憫我吧！我那裏有錢……我的東西都不要了，放了我……看在子孫名下做點好事啊……」

「放屁，誰要你的東西！」丘八罵着，取下背着的槍來。「給我滾，借錢來繳了，就完事的！」

「不繳錢吧，先生……」

丘八剛提起槍托，他便趕快跑，口裏嚷着說：「我沒有錢！我沒有錢……」

他好像被獵狗窮追着的野兔，紅眼睛裏燃着熱烈的求生的火燄。當那丘八把槍放在肩膀上，他又停住了。他張開兩隻瘦細的污黑的手臂，向着人衆求救。「說句好話吧，先生們……」他搖動身子，偏偏倒倒的忽然跪倒地上，大聲哭泣起來。

「天爺！今天我要我的命——當真人命不值一個錢嗎……」他斷續的說：「我只有兩網煙葉子……還有七十歲的老母親，還有婆娘娃兒，一大家人呀……一大家人的命」

都吊在煙網子上！先生就是光生生的幾條命，餓了吧……東西我情願不要了——除了罰款還有什麼剩，你們都拿去罷……天呀！我怎能夠活……幾百銅錢的本一齊沒有了！……」

他伏在地上，身子盡力的搖撼；右手拍着那好像要炸開了的胸膛。他過於使用氣力，緊緊壓榨出來一種號啕的聲音。

四圍的人都擠攏來，有些在探問事情的底細，雜亂的談話；他們都知道凡丘八都是不敢惹的，有些人曾經在催款的時候嘗過辣子。丘八先還想用手攘他，立刻他就明白了那漢子已經橫了心腸，無論如何不是像先那樣可以隨便威嚇着走一條街的了。他感覺一種失了力量的難過，由他哭喊，想尋一個機會再抓住他。他擡起頭，鋒利的目光都射着他的臉，使他更窘迫。覺得好像是自己理曲，他禁不住激怒了，打斷那哭聲，大喝道：

「狗娘養的！誰教你不上稅？哭得這麼樣上勁，打算拿狗命來駭我嗎……」

「我不是不上稅，先生，我不知道纔興的章程。半個月前我來還沒有稅啦……我當天賭個咒跟你聽，我若是有心瞞漏稅，一家死絕……都死得白骨見天！」他把手裏成拳，在胸膛上搥，又搖着頭哭，以致使他頭上的白布鬆落下來。「你們都聽着的：白骨見天，多麼傷心的咒啊！窮人的命多不值錢……青天白日，不講道理，要捐就捐，罰就罰……我情願不要東西，還不行，今天就逼着要錢……當真要逼死人嗎……」

丘八忍耐不住，伸手抓他的肩膀。「你還吼……狗娘養的！」

「饒了我，我不吼啦……」他在胸前搖晃着一片白布，接連把頭往地上撞。「我沒有吼……天呀，逼死人也不准叫一聲！你們看這世界，看這世界呀……他們該活我們就不該活……」他仰起頭，丘八第二次伸出巨大的手掌。他躲閃開，又把頭撞下地，哀求道：「我沒有吼了……我該死！我該死……你這嘴，怎麼不閉住……」他在嘴邊用力的刮一個巴掌，打得很響。

丘八抓着他的肩膀，往上提。

『我教你走……狗娘養的！』

他嚷着痛，搖動那被鐵手摺進肉裏去的肩膀。『你別抓，我就起來了……你讓我……』

……自己起來……』

他被猛烈的一推，踉蹌的向前撲去，幾乎跌倒。仍然哭數着，一面把白布帕子往頭上繫，繫上又搖落下來。他被趕着一步緊挨一步的走，頭髮散亂，因了急劇的搖擺而飛舞。

觀衆們差不多用同樣軟弱無力的腳，支持着沈重的呼吸緊迫的身體。有一部份雜亂的談着聽不分明的話，在南來的風中吹送。

『大師父，就是西門外擋着的煙販子啊……』

『不要動手動腳，讓他自己走吧！我實在見不過了……』

『三叔他要帶到那兒去？』

「噯……不要說話！」

「陪他走吧！隨他到那兒！有錢人的狗……」不知是誰，發出這樣惡狠狠的罵聲。但丘八沒有追究，假裝未曾聽見。

街上有兩個黑而大的人影圍攏來，在一家剛點燃的簷燈光下，跟在後面慢慢的走。小孩們跑着，用粗篾條打着石板，嗒嗒的響。

那漢子啞聲哭泣。喉嚨因為乾燥和過於用力而嘶裂了。他已經困乏到了極點，哭出來的聲音變成了吞咽。他的頭部因為抽咽而搖擺着，彷彿每一聲哭過後，筋肉都劇烈的起一次痙攣。——並不是看得見，而是，每一個人都這樣感覺到了的。

「饒了我吧，先生，他不會借給我的……」他又停住了，用了混和着眼淚似的冷而溼的聲音哀求道：「他不會的！他不認我是親戚……我也沒有錢還他……」

丘八也立着，面對着他。「你是不是當真不走……」他用了比他更高的聲音，說表

示他會有一種方法對付他的。

「不……我是說請放了我，先生！他不會借錢跟我的，他……多吝嗇呵……」

丘八不等他說完，用了猛力在他背上一搥。這一來，他照樣往前撲，但是更尖銳的號起來了。「我沒有錢，你要我怎樣？我只有了一條命……」

漢子激怒了，發抖的手揮動着，似乎在抵抗一切的強暴。他這瞬間因了強烈的憤怒生起一種勇氣，一種不堪壓迫的掙扎的力量。在溼淋淋的眼淚中，他瞥見不遠的簷燈下立着一堆人，便急步跑到那裏，扯破了喉嚨大喊：「我祇有一條老命，隨便你怎樣，要殺就殺了吧……我祇有一條命，沒有錢……」

他撒野的倒在地上打滾，號哭着，搖動着。完全不顧那威嚴的面孔，那鐵掌，乃至那重沈沈的槍托。由於一種人們到絕境時無所顧惜的誓死的決心，他覺悟到生命最後的偉大的搏鬥，——一個人到了這步境地，還有什麼畏怯呢？一切，從他現在的情形看來，充其

量不過一死罷了；而這死，是較之苦痛的生要好一千倍的！

他遏抑不住從胸口裏爆發出來的火山似的熱力，瘋狂的大叫：「我情願死在這裏，你把我怎樣？這條命就同你拚了吧！」

丘八大大的吃了一驚，立刻解除了所有的威力，全身軟弱下來。他勉強撐持着，放低了聲音問：「你當真不走了嗎？」

地上爆炸出來一個激烈的回響：

「當真不走！」

沈默。

沈默。

階沿上的大堆人，分散了一些來，這裏暫時發生一次擁擠。

那丘八呆呆的站着，在人衆面前，顯得十分的困窘。他想再用手去抓，但是手剛向外

邊一伸，又本能的畏怯的縮回。爲了要挽救這種失策，他趕忙放在肩頭上理一理槍帶。槍的情緒又使他把槍取下來，在地上重重的一頓。他鼓了最大的氣力說：

「你再不走……！」

地上沒有動靜。那漢子竟自兩手抱着膝頭，若無其事的坐着，怒向着他。

他大大的掃興，煩惱而小聲的罵着。忽然人頭又擠起來，一大半紛紛的往階沿上走。他無聊的掉過頭，看見剛擠上去的人又向兩邊散開了。那提款委員同五六個和他一樣打扮的丘八——他們正鼓着膽，像一匹狼——被兩盞馬燈照着從人家裏出來。再從人們讓開的一條狹巷中直昂昂的馳過，到隔壁的一家去。跟着許多頭都移動着，使他也不自覺的全個身子掉了方向。

人擠到一家門口，停住了，許多語音便嘈雜的亂響。簡直使人頭昏。情形之緊張，從這般人的舉動談吐之中增加了力量，那光景就是他立刻把漢子殺死，似乎也不能牽動大

家的觀聽。

過了一會，當他忽然驚覺回頭看他的俘虜時，身邊有一個驚惶的女人的臉拼命擠進來，好像跑了幾十里路一般喘不過氣。他拉着一個醉漢，說：

「你在這兒！我把你找夠了……！」

「哦哦……袁嫂！」

留在這裏的幾人都詫異的向着她，她這纔害羞似的偏過那頂着一個大毛髯的頭，走出人堆，匆遽的向着跟在後面的醉漢說：

「吳三老師監禁在衙門裏了……！」

醉漢慌張的問：「什麼事呀……？」

「不知道，你又喝醉了……！老師娘叫你快去找三少爺……！」

兩人交談了兩三句話，一個往東，一個往西，瘋狂一般的跑了。另外一個醉漢，獨自喃

喃的說着，拖着兩片鞋用力擰上階沿。剛上去，立刻跟着衆人又散開，讓那兩盞馬燈照着耀武揚威的委員丘八們走過，人羣又譁湧的往東。但是過去不過一丈多遠，忽地退回來，又散開。街中間飛跑着從遠處來的背着行囊的丘八，挨門挨戶插上一支旗。於是從東門口直到這裏，到處都是旗幟飄揚和驚擾的人衆。

有人在暗中嘆息：「又要來軍隊了……」

這裏的人羣便分成若干組散開：一部份隨着馬燈走；一部份通街看插旗；還有若干人駭回家裏或跑到四處去傳播消息。再沒有人注意他們——那個兵和他的俘虜了。

古城的這一日，完全在不安的騷動中過去。至於這一夜，明日，以及許多未來的日子亦將如此；一直要到古城的人有了真正的覺悟，有一番真正的大改革以後，新的光明降臨了時爲止。

一九三四年十月，作于北平。

① 俗稱吃肉爲打牙祭。

② 北平話說一吊，實在是一百。四川每元合小銅子廿七八吊，大銅子廿三四吊，都是當二百的銅幣，因幣制不統一，所以使用的地帶不同，價值亦殊。若照北平話說，每元價值都在二百吊以上。

③ 賭博通稱場伙，後面說的「紅寶」也包括在內。

④ 相傳地下有一個無比大的鰲魚，故俗有「鰲魚眨眼地翻身」的諺語。

⑤ 鄉人們總以「鴉雀無聲」四字形容寂靜。

不相識者

我們三個人繼續了五天的旅行。當這一日，走到以產鱸魚著名的小鎮時，天色已快要黑了。我告訴僕從老李說，一定五點鐘過了，要想趕進城去是不可能的；不如早些投宿的好。回頭我看見那位素昧生平的旅客，還是緊跟着我們；他把小瓜皮帽拿在手裏，低頭急速地走。他底右肩上挂着的白布包袱，墜到腋下，累得他喘息不已。

他尾隨我們走進場中間的一個大客棧，搭着話，商量覓定了一間三個鋪位的臥室，便兀自去洗脚。我叫堂倌泡了三碗茶在茶堂內的一張小方桌上，和老李閒散的喝着。

「今晚上他和我們同房間麼？他到底是不是壞人？」老李低聲說。

「想來不會是的罷。今天出了紫雲鎮，我們談了二十里路的話，很上勁兒。你追上我

們時，又已經喝了一陣茶了……」

「他對你說是個什麼人？」

「是個學生，在省外讀大學，沒有畢業；說是姓秦……」正要說下去，這位初結識的朋友，鞞着鞋走來了。

我道了「請茶，」三人遂圍着一張桌子坐下。

「秦兄，你彷彿走得很是倦了的樣子？」隨意問着，我遞一支紙烟給他。

「疲倦到不見得怎樣疲倦，祇是肩頭軟得厲害哪。」他接過火柴，擦燃，燒着紙烟：「這滋味怪難說，軟得酸痛，彷彿要劈了下來……」

老李插口道：「出門人行李多了真討厭……我們幸得祇有拳大的兩個包袱，馱了五天，到像沒有什麼樣子。」喝一口茶，又放低了聲音說，「你的東西太帶多了！都是七零八碎的麼？」

「七零八碎的幾件衣裳，六七本書……」

我說：「秦兄必是專心唸書的；愛看些什麼書呢？」

他微笑着：「愛看什麼書？第一是小說，第二還是小說……」

「那末第三呢，是什麼論文的書吧？」

「哈哈……知道有沒有第三呢？」

「哈哈……」

驀然掉頭過來，看見老李以憂鬱和深思的眼光端詳着我們。

別的客人交出了空盆子，我叫小廝舀了水，放在天井旁邊，便去洗脚。脫着草鞋，腿脛軟的抬不動了似的。好在水不很燙，放進去便舒服的不動的坐着。

老李徐徐步到身旁，弓了腰低語道：

「你向他說了真姓名麼？」

「沒有。我說我姓趙；你是我的表兄。」

「他問你是什麼地方的人，從那裏來的？」

「我知道！今天怎麼怕我不會扯謊？」

他不說話，靜立了一瞬，又俯在我耳側說：「少爺！小心天下事，」纔是好的。不要沒被匪綁去，逃到這地方來還遭搶！」

「呃！爲什麼喊我少爺！」

「這時兒忘去了。」他立刻陪笑道：「表弟！表弟！」說着慢慢地離開。

無聊地洗了脚，拖着僵了的腿走到茶桌旁。穿上鞋襪。一面又回想起離家那日的情形。

初結識的朋友，用一根食指敲着節拍，哼起川調的驚夢來。雖然很細聲我猜想鄰座也能聽見。這樣的坐了一陣，等到老李洗了脚來，便吩咐他上街備辦幾樣下酒的菜。「帶

個碗去！」說着我隨手遞了兩隻雙角給他。

「啊呀，下起毛毛雨來了；明天怎麼走？」他剛踏出門，這麼說。

「街也打溼了……」聲音漸漸消失，不知以下還說了些什麼。

同我對坐着的朋友，移動他那瘦細的身軀；哼起一首詩來：

「沒認作閒散的鄉紳，

也沒有那般豪富朋友，

我祇是永遠的旅人。

……

「怎的一時記不起來了？末句是什麼呢？……是的確叶的仄聲字。是……？」

「是老兄的傑作了？很好，很好！」我說。

「不是。我那裏會有那般優逸的時候作詩，不過感受到那種情感，偶爾唸起罷了……」

：但是我很想作詩，這是真話。我想作自由詩，不講究韻律。想以粗豪的語言，讚頌活動的
生命；又並不是模仿那首；我有我的意思，我有我的人生經驗。比如那首詩中有一段：

生命自身是旅行的糧食！謝上帝！

存在一天，消耗一分，也多走一里；

若生命沒有完時，旅程也沒有終極！

「我便不肯這樣子講。我的意思是：

「起來活動吧，朋友，那是生命的糧食！

一切在活動中間，一切纔能存在；

雖然有一天你會死，而宇宙沒有終極！」

「哈！我瞎說一陣，這不是剔了羊皮換上狗皮麼？老兄……！」

他一身有勁的搖動着，又點着頭。桌子和碗因而撼動得響。

「密司特秦原來是很有才情的人！我真佩服，你說得很有意思的。但如果我也可以插嘴，便不能向你說我是完全同意……」

「你的意思是——不會連生命也仇視吧？」

「也許可以那樣說。但那是極繁重的問題，且不要講。我祇想說一說動與靜的話；因爲我很能領悟靜趣。你或者不相信我曾在青城山上的聽寒亭裏，坐過四五點鐘之久；單祇爲領略那幽靜的泉滴。同這情形一樣，我還在故鄉的山水間，留連了幾個月，一直到上年戰亂的開始……」

「這樣說來，老兄是所謂的有閒階級了。」

「不然！不然！我不是有錢人；反之，我吃了很多苦。我的生活，說不上，說不上！不過，請聽我說完：清閒是頂有趣的，其他我都厭煩。」我急速的說，不會稍加思索。

「我想老兄怕幻想過出家，或者當隱士吧？」

直兩手打着呵欠。

在我們說話的時候，兩個拴黑圍巾的堂倌，已經底底噠噠地把鋪板關好。此時從敞開的兩扇黑漆大門中望去，外面全是黑暗。屋簷前懸着的油燈，發出微弱的光，照不多遠。天不知下着多大的雨，已經聽得見簷口及天井邊的響聲了。

「明天要走溼路了，真是糟！」我自語着。從荷包裏掏出播威的小時錶看，是將近七點鐘的時候。便叫堂倌隨便弄一兩樣湯菜下飯，酒杯先替我們擺好。如果有上好紹酒，便立刻燙着。

我正在切望，老李端着兩大碗醃菜回來了。他抖索着；身上淋得很溼。他向我們說：

「走了很好遠，纔買着。天黑，風又大，我幾乎跌了兩交……」

我吩咐他拿去切好。說：「酒熱了，就吃，時候已不早了。」

……我的新相知，用一隻茶碗和我對飲着，我則祇敢以大花杯和他比賽。一盤燻牛肉，不久就吃得精光；另外一盤辣雞，一盤香腸，一小碗雜會，都祇好贖得一半。他還未放下碗，又已經拈起菜來；一睜眼，那一碗酒又喝光了，「不用客氣」說着又斟上一碗。

他用箸夾起兩片香腸，說：「這個，味道還很不錯……我吃過很好的香腸，在成都。有一家很馳名的，叫什麼「廣東香腸」；四川人愛吃「廣東」的，凡是香腸到什麼好的填的，都是「廣東香腸」了！有人又告訴我，那有好些家賣香腸的，都是馬肉或兔子肉做的，果然以後吃着味道就有些不同，便怕吃香腸這樣的東西了；到是乾脆吃兔絲還經濟些……」說着，又大喝大嚼的動作起來。

「我也到過成都的，」我說，「但我在成都少有喝酒，成都有大麪，老酒，像是少有賣紹酒的。紹酒很合我的口味；老酒太怪，大麪又太烈，像我這樣的飲者，不上兩杯就要醉了……」

「你吃了多少杯？不過——六七杯吧？到已經有一些「意思」了。」

「你看我的臉紅了麼？」

「不錯，是「桃色」的了。哈哈。」

「我不信我還有「桃色」的一天！」

他停了箸，突然偏過頭問着我：「青年人，爲什麼沒有？爲什麼沒有？你不要老早就賴唐了！我想你不過纔二十六七歲吧，是不是？」

「朋友，你老了我兩三年……」

他拈起一塊鷄骨，放在口邊啃着。忽然間笑出聲來。

「兩三年，算得什麼！祇須一件「羅曼諦克」！我想每個人都有一些的吧？但是……算了！我們根本是不行的！我們是小布爾喬亞……在這個時代，我們祇有沒落，沒落……朋友，喝完你那杯酒罷！明天我們又在什麼地方了……」

「你醉了！記不記得你喝了多少碗？」

「何必計算那些呢。我醉了？我今日還能一醉！那末你也醉罷，快快，你還有小半杯。」

我一口把殘賸的酒喝盡，讓他替我們斟着。

「你是聰明的，不必辭醉！趁這時候你該快活快活一下子……」逼着給我斟得太多了，溢流到桌子上面。他催着我喝了一口，又給老李斟。

「我已經醉了，老兄！老兄喝得我翻腸倒肚的吐，並不是好玩的事體。」我說。

「什麼是好玩的事情？我到要請教……朋友，我們生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或者說，流血的時代，有什麼是好玩的？恕我說得太不客氣了，我們該本分一些的好，暴風雨那一天到來，該準備那一天作犧牲；否則，不變動也不易活下去的。我們是太不行，有什麼說，時代太偉大了……你說我醉了，這個心是明白的，這並不是開玩笑的話。但是，我已經說了幾遍了，這時候什麼是好玩的？什麼是……」

「什麼是？我是隨便說說的，難道我還不明白這些道理？你別那般說，依我想來，根本沒有好玩的事情，無論什麼什麼時代。密司忒秦！你我纔相識，當然彼此都不深知……你不明瞭我在十八九歲時，就已經感到人生太無意味了。我想自殺解脫，但我還沒有那種勇氣……我會經在最緊急的時候，寫一封簡單的信去求一位學識淵博的朋友解決，祇有幾個字：「人生有什麼意味？」後來……可惡！你又在笑我了？你笑我是傻瓜麼……」

「豈敢！我並沒有壞意，你講下去吧！」他說。

「後來，他回信說人生意味須在事後慢慢領略，比如吃辣椒……又怎樣呢？我已經忘去了。總之我覺得沒有得到什麼。然而已經心平氣和了，所以不會自殺……後來我看見胡適之在一封信上談到這個問題，他說生命本身不過是一件生物學的事實，沒有意義可說；但須各人去尋設假定，立一個標準……大意是這樣。我頗贊同。我會經讀過安特列夫的書，契訶夫的，阿志巴綏夫的和法朗士的，我覺得很受影響。我會自己揣想過許多

次：「人生有什麼意義？」我回答自己：「一點也沒有！」真的，一點兒也沒有！自然我這是智識份子的有閒心情，我承認我是一個小會意的……智識份子！」

他急忙接着說：「不管什麼小不小……總之問題是容易解答的。依我想來，不必搬經據典，那些是全無用處的！我說，人生的意義沒有別的，就祇是生活着，而且愉快。第一項是生物的通性，其次的是人類的大需要；一切上層與下層建築，那一項不暗合這目標，試問一切科學，藝術，工業，實業……除了組織生活之外，是不是企求生活以上的安適或享樂？這或許要被你們有學問的人認為是怪異的見解。那我可不管……總之，新的時代便是排除那些障礙物，走上這條大道……」

他喝了一口酒。又夾起一片香腸來嚼着。

「說的不錯！」我插口道：「但是我有一個意見要請教你，密司忒有一位朋友曾告訴我說——是不是蕭伯納說的話我到忘去了，說是他說世界上只有一個真理；就是沒

有真理。我很崇敬這句名言！我覺得你以為得著了真理，其實世界上那裏有真理這東西呢？」

他停了吃食，做出一種怪相，向着我：「你是要把我駭死麼？喝酒便喝酒，談笑便談笑，你偏偏請什麼蕭伯納來，幹嗎？……但是，我也可以反對，不管是什麼「白蠟」！總之，人生有一個永遠的絕對的真理，聽清楚了麼，醉人那便是「生活」和「快樂」。人生要求進到那一點去，而且也必需進到那裏，纔是有意義的。因此人類社會也有一個——與那息相關的，永遠的絕對的真理，便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呀！你是……！」

「我是宣揚真理的！」

.....

.....

正說間，我哇的一聲吐出一口怪酸怪辣的菜和水來。我還能看見，老李說着，「他醉吐了！」立刻來扶着我。這位朋友也插隻手在我的腋下。

我說：「不打緊！慢點兒扶我去睡罷！」

一九三三，十一月。

錯的推理與命運這東西

「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一

我相信這件事情真實有過；因為我現在確實坐在這一間小巧精緻而有花香的屋裏。這很使我明白。

我還能沒有錯誤的記起過去，那些事是怎樣發生了的。我從沒有懷疑過我在造謠。如果我造謠，那有什麼好處呢？我做的是腳踏實地的，從來不喜歡虛浮。沒有做過的事情，我決不向人說我做過；反之，這曾經發生的事我又何必隱諱，或者竟至懷疑它是子虛。

記得我上車是昨天早上七點鐘，我爲了一件有關於我的職業的事情，所以肯花錢

趕汽車到此地來。我身邊並沒有帶多的東西，一個人出門，祇須一口皮箱，一床被頭就夠了的。我本想上車時揀前一排坐，因為後面震動得太厲害，而且那悶人的油煙氣味，我是在四五年前就已經嘗過；怪不舒服的。可惜我來的時候，優良的地位，早已被別人搶去。後排祇剩兩三張座，自然那是極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不得不把它當作天賜的一般接受。

——現在我纔明白，那真是天賜我的。——我看見有一處，坐着一個妙齡女郎。並不要多，祇須一瞥我就認出她是絕美麗的。這使我大膽的擠過去，毫不遲疑的攫取她身旁的一個坐位。我用一種通常有禮貌的談話，懇求她把放在座位上的皮箱拿下；於是我得坐在她的身畔，靠窗的地方。當我從她身邊擦過，故意挨擠她一下，同時我顯出毫不經意的樣子。坐下來後，便把我的皮箱和她的放在一塊兒，在我們的底下。我接着用厚重的被頭，裹好身體。自然這是怪不好看的打扮，可是天氣這般冷，也顧不得許多，何況又是在冒着寒氣的汽車上面。向窗外一瞧，空中正刮着潮溼的風。馬路旁的枯桑，瑟縮的發抖。這日的天

氣很壞，即使不是要飄雪，也是要下雨的光景。

汽車還沒有按時開。掌管全車的那司機生，正準備着。這時我藉故向右邊看，看這一位和我同座的女郎——她是中等身材，很健壯，很年青的女郎。她的臉於豐腴中呈玫瑰色。纖細的眉毛，彎曲的要伸入鬢雲。在她那幾乎可以一根一根的分出來的濃密的睫毛中，流着一對水汪汪的黑眼珠。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令人消魂的眼珠，我夢想着那裏面藏匿着青春與幸福的祕密。我貪婪的釘着它，覺得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又常常掉過頭，或是看一看下面。這一來我纔注意她的全身。她穿着一件藍色的素樸長袍；鴨絨的圍巾，掩護着她放在懷中的雙手，她一動也不動的坐着，祇不時很莊重的看看前方，儼然是一個不可犯的大家閨秀模樣。但不久間她似乎覺察了我的饜饕的注視，便低下頭去，弄她的指環。於是她的粉紅的小耳朵，烏黑而且發出絹光的頭髮，就不免被我仔細的睨視了，這樣我們坐了大約十分鐘，車就開了。

遠的樹木，田壟，山丘，不住地向我們撲來，又退向後去。不一會，我們離開了岷江流域，進向陂陀上下的山野。我們再看不見河，以及那些常常有三兩隻燕子立着軟語商量的電杆。我們飄飄然的身邊彷彿插着兩隻翅羽，向着那自由自在的太空飛去，翻過了斜坡，越過了山麓，又過了許多稍稍使我們就心的不甚堅實的板橋。不時便有一個小村鎮在我們身後逃匿了。一帶房屋，一叢樹林，都像在銀幕上似的變動着，很快的縮小起來，隔遠起來，還來不及定睛的看看它們，我們的房屋又把我們搬到了另一個新奇的境界。①

我很高興的拿出身上的時表來，想考察我們十分鐘內能夠走多遠。我羞於把它給別人看見，因為那是僅僅花了六圓錢在一個廉價期間買的，並且我已經用了四年，但我發現它居然吸引了我那美麗的同伴，好奇的睨視時，很教我難以爲情。由於一種通常對待女人們的自然的好感，我不忍猝然的把它從那明艷欲流的注視之下移開；自然她的惠顧，是使我受寵若驚的。我失悔沒有一只上好的表給她看。這時細瞧着她的竊視又似

乎怕我察覺的樣兒，是極有趣的。我可以涉想在飛跑的汽車中，她的那一對眼波是何等輕柔的在時表的瓷面上摩盪。

我忽然有了一種類乎機警的想念。不慌不忙的我把表蓋關了。放進荷包去，接着我取出一本頗爲漂亮的日記冊來。我翻開幾頁，把挂在衣襟上的小派克取下，做出要寫字的姿勢，我偵察着了她在注意看我寫些什麼，因爲她又在我這邊頻頻的顧盼。立刻我明白我的意想失敗了，完完全全的失敗了，坐在這樣搖震的車上，怎樣下得筆呢？我突然想起她會暗地裏譏笑我，不是以爲我胸無點墨，卽笑我連坐在車上不能寫字的常識也沒有，不禁一陣臉紅，連耳根也燒熱了。我怕要更惹的她笑，努力裝出鎮定而且沈思模樣，整理着披在身上的被頭。這時候，被頭是不容許立刻便理好的。因爲現在最需要的是耽擱幾分鐘。纔能使心頭完全鎮定。接着我又拿了自來水筆，打算無論如何也得寫幾個字敷衍門面。（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特性！）我把右腕緊緊的按在膝上，在攤開的日記本的

上邊，努力克服裝滿了一車的搖震，終於歪曲的寫了幾筆：

「晨七時上車，車行如飛。」

筆很自然的停止。我不知寫什麼的好，祇沈思着，實在我不能繼續下去了。暗地我悔恨自家的愚蠢，幾乎不容思量怎樣作一個結束。我忽然聽得前排有人咳嗽，便也咳着，雖是吐不出痰來，卻不能不裝着吞嚥的樣子。這究竟是短時間的耽擱，復次我又自然的重理被頭了。當我看見每一舉動，都爲她所注意，手足更不知所措。我愚笨的再拿着筆，筆尖在紙上徘徊。幾次都要寫下去似的，但終於不過着一點墨水罷了；寫什麼呢？

車子剛停着添水的時候，有一個人說話，這是一個老頭兒。他指着窗外，和他同坐的人說：

「那邊樹林後面便是睢寧了。」

我跟着他的手指掉頭過去，看見她來不及躲避似的纔猛然把頭從我這邊偏開，而

在她耳邊的頰肉裏，立刻暈起了一朵紅。這是一個暗示，顯然她懂得彼此都已瞭解，但又互相規避的一切舉動了。我恣意玩賞着這少女醉人的靦腆。回頭揮着神來之筆，在另一行寫着：

『人說望睢寧，不見睢寧，但見朝霞臉上生！』

大大的兩行字，挑戰似的在紙上閃耀。我頗矜持的細聲低吟，毫不遮飾的把它攤在膝上，歡迎她的斜睨。不一會，她掉過頭去，她的臉上，紅得要滲出血一般。

很久她不再偷視我了，這倒使我不住地後悔；但後悔也終是徒然……

二

我們到了平羌，汽車該受檢驗一次，所以得停下來休息些時候。

我被飢餓所驅策，到附近的地方買了一個油煎餅，又喫了一碗養蛋的醃糟。身體頓覺充實，手和脚也不怎麼冷。仰頭望去，天空還是陰鬱的，沒有下雨，但仍是要下雨的樣兒。

我買了一匣紙烟，抽一支來吸着，走上車去。

我一來一去都從她身邊擦過的，這時她正拿着兩個熱的油糕喫，雖沒有起身，暗裏卻很謹慎的讓。我車上除了我倆和一個坐在前排的中年男子外，沒有別的人。顯然在車外的那些圍着我們看的人看來，我們是兩口兒了。我很歡喜那些好奇的十分羨慕的目光，灑在我們身上。我猜想我們的年齡，穿著和身分，一一被人打量，看來很像是一個幸福的小家庭裏出來的；多麼相稱的一對天生的伴侶！於是我特別做出青年丈夫的模樣，很溫情的坐在一旁，口裏吐出一個一個的烟圈。我想來別人會從我的態度，看出我正享受着一種佔有溫柔美麗的妻子的驕矜與滿足。

我忖度她一定也明白許多眼光中所含的意味，以及我的故意的舉動。就外表看來，她仍是安靜的坐着，咀嚼那油膩的食物。她那樣兒是天真爛漫的。我相信她還是一個不甚懂得世事的充滿了浪漫思想的少女。一定她每早晨起來，還叫僕人給買一些兩三歲

大的孩子們所愛喫的零碎食物。她那種喫法，是很熟練的，並且表示她是善於享受的人。而她的眼光，吸收那些人的注意的眼光，也暗示着她是一般慣常陶醉於男女間關係的幻想的少女們中的一個。那裏面藏着熱情與迷醉的火燄，如果燃燒起來，是會使她所鍾愛的男子把身子焚掉的。

在這一剎那，我不禁生起許多的幻想。想到有一日，就是這樣的車，載了我們在永新的街上繞圈兒。車的前頭及兩面車窗的上邊，都挂着紅色彩緞；不用說，前頭還紮了一個紅的大花球。我們並肩坐着如現在一樣，心中正充滿了新婚與幸福的幻夢。因為我們的車，是要載我們到古弄街的大禮堂去的。可是那時候，決不許她這樣的緘默了，自然更不容許喫油糕之類的東西。雖是那早晨她因為過於快樂了，沒有喫上一碗飯，不免有些兒餓。我們那時多麼愉快，儘讓車兒拖了我們把一條條的街巷走完，讓成千成萬的目光，也同今天一樣羨慕而且嫉妒的看着我們。那時候，試想我們還能不能交談一兩個字呢？

我們不因爲緘默而更相了解更相愛戀麼……

我口邊噙着微笑，斜睨她一眼。似乎她已經知道我的心事，而裝做不經心的模樣，正用一團紙揩淨她手指上的油膩。坐客們一個二個的上來了，重新坐定，於是又開始我們的行程。從平羌出發，馬路比較要坦順一些，不再似先前那般的搖震。過此三十里，我們就走了一半了。我漸漸憂慮起來，行駛是這般快，我們合攏來的時間，一分一分一秒一秒的就要走完。這些時光，在我該是多麼珍貴；要怎樣纔不致輕易辜負它呢？我因爲怯冷，把被頭重新裹緊，差不多祇露出一個頭。這樣，我便和她更挨緊些。我並不是輕狂的擠過去，是當着車行搖震的時候，很自然的就挨過去的。任何人也得相信車子的力量；車上旅客們的挨擠，是一件難免的事情。我趁勢在搖動頗厲害的當兒，把一個頭全然無力的任其左右偏倒，使它在那個恰好的時候，可以放在她的肩上，或者和她的臉兒接觸。因此我該向前一些，不能緊靠着椅背，左面也不許挨緊了窗。我最需要的是和她打成一塊，或者

——上帝保佑我，鑽進她的心裏。我試揀了幾種坐的姿勢，終於選得一個比較能和她多接觸的，便聽它使我兩人很幸福的挨攏，挨攏要是可能的話，一刻兒也不許分開。

我猜想我們坐了一點鐘了。彼此流盼的相交，雖然絕少，而暗地的察探是沒有中止的。我幾乎可以自信的說，知道她每一秒鐘心理的變化與感覺。同時我明白我的這種覺察亦爲她所覺察。這樣融融洩洩的心與心相知的每一個刹那，都是很神祕而且令人陶醉的。……同時我努力使她幸福，她在神魂縹緲的一瞬，也就是我莫大的愉快。她確會有這一瞬的，她曾經閉着眼臉迷醉似的和我的臉兒相偎，當我們的車很懂事的湊成我們的機會的時候……

一剎那間，我們的車遇着危險了。當我們忽然聽見叫「車子停住」的一聲吶喊，同時那幾個包白頭帕或線項巾的漢子，從樹叢中滾出來，如同霹靂一般從天而降；這都是兩秒鐘內的事情。這件事情來得很奇兀，而且很快的就過去了，我現在不能怎樣明白的

記述出來。總之我們立刻的震驚，昏亂，以至失了知覺，這是無待詳言的；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是怎樣的了。最先的一瞥，記得我眼前現出幾枝槍，插着明晃晃的刺刀的槍，瞄準我們的車子。恍忽間，全山都爲一個聲音所震動了，那是一個大吼「**停住！**」的聲音。而我們的車上，有人叫着「**加快！**」載着我們的生命而冒險的怪物，便發瘋似的飛奔。砰砰的槍聲，從側方向我們撲來，一瞬間使我窒息。——我猝然的驚喊一聲，斜倒在女郎的身旁。……

我不知道以後還出了些什麼事情，我相信那一刻兒我是死了……

……

車子停止了在一家賣茶和零碎食物的茅舍之前。我被幾個客人喚着，蘇甦過來，纔明白我還活着，而且幾乎要把那位女郎擠下座位。他們，附近的幾位客人，用一付驚張的臉相察視着我，又詢問着。

「**子彈！子彈！**我驚呼着，在身上搜摸殆遍，我的手顫抖着不能隨意的運用。」

面前一個中年人，幫助我檢視。突然他提起我膝間的被頭來，大聲的叫：『哎！子彈穿進去了！你看這裏有一個洞！』

『一個洞！』一位紳士也隨聲吶喊。

立即前一排的座位底下，現出一個人頭。嘴青面黑，是一付怪相，彷彿從汽車下面鑽出來的駭人的鬼。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個面色很慈祥的白髮老人不住的唸。兩手在胸前打拱，向我喃喃的說：『你沒有受傷吧！天保佑你，祇差一絲兒！阿彌陀佛……』

剛纔吶喊過的那紳士，用他的戴着皮手套的手指畫着說：

『阿呀！幸得你有被蓋把你擋着，若不是它，你的膝頭向前一點兒就會打中膝頭，若向後一點，就打在這位女士的身上了。我知道的，子彈的落下，是拋物線……說』着他用手在空中畫了一個半圓。

「阿彌陀佛！」那老人還在一旁唸着，似乎要流淚的樣兒。

當他們這樣看着解釋着的時候，我還說了些話，發出一些短促的驚喜與歎息。但我不大記得說了些什麼。我祇記得經過這一番騷亂，司機生明白了並無傷損之後，汽車又長噫着飛跑了。

到現在我纔完全的鎖定了。一個在危急與緊張之後的鎖定，使我自然的生起悲喜交織的一種感情。同時我心頭湧上來許多奇特的思想，不容我細聽那位紳士滔滔的述說怎樣我們敢於冒險的加快的衝過去的話。當我看見那女士以同情而且感動似的目光看着我，似乎要說一句什麼話時，我完全沈溺於感激的和一團細微的思想之中。我似乎觸着比愛迪生的許多發明還要微妙的確鑿不移的真理，我自己推想着，倘若如那紳士所說，我這裏沒有被頭，今天豈不要受傷？若不是因為要挨近她，所以這樣坐着，那麼無論是在坐得偏左一點或竟至不偏，這一粒彈子都會斜穿到她——我的她——的身上了。

說不定我不因爲她的緣故而再坐向前面一點，它還會傷我自己。總之，她受傷的機會多些，因爲祇有這樣坐纔能恰好的遮庇着她。天知道，若我不是這樣以致使她有不測之虞，我必要深深的負疚；我將痛恨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現在我雖未受什麼囑託而做她的保護人，實際我是艱難的盡了責任的，這件事情使我相信是百分之百的真實，我救助了她和我自己！而且這顯然有一個東西給我們安排定的。又試想遠一點去，倘若今天不遇見她呢，我不會以這樣的姿勢坐着，怕現在已經死了。假設沒有我，她也必坐在這椅上了。結她的生命。是誰安排得這樣恰好的？是上帝麼？是命運麼？我不明白。總之這是一面真理，我雖然看不見那在暗中佈置一切的人。我虔信他！我虔信這是一件偉大的救人和救自己的事情，而且安排得這樣微妙，這樣再好不過的。

我大大的感動了，這個時候。我猜想我的態度，是積極的肯定一切而有堅強的信仰的人所有的態度；是一個從一切紛擾與虛飾的事件中認出真實的人所有的態度。我禁

不住自言自語：「咳！太可怕了！今天……真是危險萬分……但是，我相信我救了一條命呵……」

美麗的女同伴，立刻把頭偏過來看着我——希望上帝保佑我的眼睛沒有看錯！這時她的臉上推了一層感動與喜悅的顏色，那一對水汪汪的眼波中，射出熱情的光采。她改變了模樣，用另一種令我驚異的親切態度，聽着我的談話。她伸出一點紅的舌尖，舐着紅嘴唇，然後快活的說道：「果然使你受驚了……先生！今天真的是危險萬分呢……」

從一位那般莊重的少女口中，說出這樣的話，使我要驚奇的疑心我的聽覺。但我明明白白的眼前還現着她那天真而帶幾分傻氣的笑容。立即我想起司替芬生的祁凱爾博士及郝意篤氏，善良的紳士忽然會變成獸性的人物。這種性格與心理的轉向，往往使身當其境的人如墮五里霧中，自己也不能解釋；試想她先前的態度和現在有多大的不同！

我不容睜眼連忙很恭敬的，回答她說：「呵，是的，今天太可怕了！我們多麼僥倖！你看我這樣坐了很久，早想動一動的，倘若我稍稍移動一下，子彈就會飄過來打傷你了！倘若我是坐得端端正正的，你想有這麼寬的空隙。簡直給它讓開路呵。又若我向後移靠着椅背坐，你更是危險，是不是，無論如何……」

「不錯！我也是這樣想着的！」她截住說，「……並且我想假如不遇見你，我不知是怎樣了！」說着，很和善的瞧着我。

「那麼，我想你一定要受傷的！你看我坐得多好，左，右，前，後，恰恰都遮了牠的來路，把你保護得非常的妥貼……」

「真是那樣！我一看見你那裏有一個洞，心裏就駭了一跳，我想幸得有那一點擋着在……說給你聽，今天合該遇着……的！本來我打算趕九點鐘的車，我的朋友密司黃她們，又勸我明天一早，恰巧我來趕上了七點鐘。我走的時候她們埋怨我不多留一刻兒，我

道心裏着忙得很，不料就是安排定忙着來遇着這件事情……先生！真是奇緣！

她微微一笑，又補足說：『我很感激你！我想我的活命是被你救出來的……』

「……」我一時尋不出適當的話回答，她使我陷入渺茫的沈思。

『現在，』她繼續說。『我請問你的貴姓和尊章……』

她從容不迫的和我交談，以她的快活而且誠摯的態度，教我相信她是頂願意親近我瞭解我的。關於我的姓名，住址和職業，我逐一回答；不用說，在我的職業和修學這一點上，是帶了幾分誇張的成分來描述的。我不願意使她知道現在正是失業，就把未來的事情說得很有把握似的，這教我覺察出來自家的語氣很不自然而心裏暗自慚愧。究竟虛偽和真實之間原有很大的界牌！

輪到我完結了，我的自白而轉詢着她的時候，從她的第一句話我得到一種驚詫的滿足，誰會料到她即是平陽高中的校花林羽聲女士呢？這一度的邂逅真是出我意料之

外。記得去年深秋時候，在公園中看見她嫋嫋的背影，聽着朋友們對於她的描述，同事岳君因而祕密地追逐，寫信乃至夢魂顛倒的事，也曾有過。現在她竟然坐在我的旁邊，歡愉的談話了！——她的每一個語音，都迴旋地在我耳朵裏響。她說，故鄉是永新，到平陽讀書已經有五年了；她算是從在初中起一向都是在平陽的。她在學校裏有五個拈香姊妹，有一個在假期中結了婚，她爲了參加婚禮所以到現在纔起身回去，她路上沒有同伴，也正是因爲時間太遲了的緣故。

我們現在很隨便的挨近而且交談，她不再躲避我了，當我假着她或仔細的瞧着她時，有趣的學校生活，她談得津津有味，其他身邊瑣事，如同學們的閒情逸致哪，學校的嚴格考試哪，教師的腐敗哪，校刊哪，成績哪，乃至一個女工偷油的事，也都不憚煩的講給我聽。她說話時，愛理衣服和頭髮，最多的時候是低頭弄她的指環。（我又看見那粉紅的小耳朵啦！）她的語音中常常夾着一些西川的土語，入聲字讀得特別的重，很有抑揚亢

墜的味兒。當她說到她的三姊結婚的盛況，怎樣送她一付繡花紅緞枕頭，放在她的這一口小皮箱裏，忽然她追想起什麼似的向着我說：

「今天的事情啦我越想越有道理，這時候我又發現了一層！最初你來坐在我的身邊，甚至把我的皮箱和你的放在一塊兒，那時我很想發氣的。後來你在日記本上寫些什麼，並且又幾次的擠我，倘若同你口角起來就不好了……」

「很對的話！可是我當時全未料及這一層。」我回答說！「但是我卻要問問你，你知道我在寫什麼？你知道我在擠你？」

「知道的，你可不是還拿臉來挨我……」

「你真聰明！你心裏不是覺得我很輕狂麼？你恨我麼？」

「不……我不恨你！」她溫柔的說。

我們相視着，微微一笑。

大約過了一點多鐘，我們過了茂縣，那一帶兩邊是竹林的溶江地方也落在我們的身後了。時候是午後一點鐘光景，窗外仍然吹着潮溼的風，令人寒慄，我相信什麼地方已經灑着紛紛的雪了。

我凝視窗外，一會搓着僵冷的兩手，低聲問道：

「你很冷麼？」

「我不冷；你呢？」

「當然不比你冷的。」我回答說：「我想如果你不熱和，可以把我的被頭拿去……」

「我不要，平常我是不怕冷的，就是在家裏下雪的天氣，也沒有烤過火。」

「我在家時卻又不同，我喜歡一家人圍着一個火盆談話，那是極有趣的事情。」

「你家裏有多少人？」

「有母親，嫂嫂，兩個姊妹和一個弟弟，總共還不上一桌。」②

「唔。」她答着，低下頭弄她的指環。

我們的四周，被寒冷的沈默緊緊包圍着。

三

我們還談了許多許多話，關於彼此的理想和趣味，都有一番滿意的討論。

她引誘我的話到愛情方面，當我述說我對於愛人的選擇時，我很驚異於原定的條件正和她適合，幾乎使我疑心自己是特別爲她而捏造的。我們最後的一度談話，很是投合，並且彼此都想在言語中遮掩自己的熱情，卻又遮掩不盡。這種失敗，更添了我們不少的愉快。

午後兩點鐘我們要下車的時候，她向我這樣說：「我很想多同你玩幾天，還有一些話要向你說的；請你搬到我家裏去住。如果你要到報館去，明天也可以，不必定要住那兒。

……」

她的誠懇之意露於眉宇，我便不好作第二次的推卻了。走下汽車之後，便由她擺佈，——雇了兩乘包車，把兩人拖到丁字街去。

走進她的家，——一所寬敞的房子，上面挂着一道「燕處超然」四字的匾；儼然是大家世第模樣。她導引我經過客廳，到一間小書房裏，叫僕人來吩咐了一些話後便進內室去了。於是那位繫着黑腰布的僕人就忙着遞茶，舀水，拿煙，很久沒有寧貼。他又給燒一盆熊熊的火，放在我的面前，當我正在脫襪子洗腳的時候。我叫他不要給我做什麼事情；雖然我沒有怎樣疲倦，可是經他頻頻打擾，很覺麻煩。

大約我獨自坐了半點鐘，她引她的父親來了。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矮而胖的男子，蓄着短髭，一見面就教人相信是很慈和而且並不頑固的人。他兩手抱着一根水煙袋，踏進門來，恭敬的一鞠躬，笑盈盈的聽候她的介紹。

「呵，李先生！久仰！久仰！」隨着點一點頭，右手比着歡迎的姿勢說，「請這裏坐。」

我們隔一個黑漆茶几，相並坐下。

「李先生！今日之事，我和敝內，小女，都很感激……」

我也禮貌的微微起身。「不敢當，託伯父伯母之福，令愛和我，倖免於難！」

「別這樣客氣；現在我們竭誠歡迎先生屈駕住在這裏。地點很壞，待遇也不周到；請先生原諒！」

我們按照地方習俗，談了一些客套話，漸漸的我們脫離了不自然的應酬，把話題轉到關於彼此的身上，他彷彿是一位檢查官，用他的善於搜尋縫隙的才思，一一的審訊我，有時又難以承認與頌揚。他說：「我崇敬清高的人物！」「我們何必苟同於流俗呢？」這樣引導我竭誠的自己表白的時候，他又常在不經意的語句間暗示出來他是屬於不新不舊知書識禮的上流階級。

後來我們談到今天的遭遇，他很驚異的諦聽着，好像他並不知道這事有如此的離

奇，或是她的女兒不會精細的描寫。當我做着手勢講到那一顆子彈，怎樣的不偏向左，右前，後，恰穿進膝前的被頭裏面……他悚然的立起來，瞧着，從他的眉目中，可見他彷彿身當其境正是危急萬分的樣兒。他聽完時默然一瞬，很歡喜的以紳士的自信態度，提出我的話來討究一番，其實不外重述我的見解使牠更明顯而已。他費力解析「這樣恰巧」和「假設不這樣……」的問題，一一的考察，論證，然後斷定一切的真實，重新表示感謝。

我們圍着火盆清談了很久，他和他的女兒都先後進去了。到六點鐘過後，她點着燈引我們到客廳裏。晚餐已經預備好了，僕人正忙着。他特別開了一罇酒來招待我，桌上陳列着八個瓷盤，有醃雞肉，薰魚，火腿，糟蛋，肉凍，等等。我們對飲着，很是痛快。他最初叫她把一次壺，說是該她來敬一杯酒的；做父親的似乎並不知道她那麼樣不好意思。她紅着臉兒盡了職務，低頭進內室去了，他使用肥白的手提壺給我接二連三的斟，說是今夜要爲我破例多飲。

一面喫着，一面談着，主客都高興得話如泉湧，又停不下杯箸。他形容少年時代的豪飲，又談及他的『爲官二十年以清慎勤自守』的父親，及從北京回來以後家境如何式微等等。最後說到婚姻問題，他發了些感慨說：

「我以爲子女若沒有充分的智識，當父母的該擔負一大半的責任……戀愛自由，四川人的戀愛我真是瞧不起！揭穿說那全是虛文，全是糊塗……」

「……大的兩個孩子的婚姻，我自然不願意包辦，但是多少總要參加意見的。至於羽麻小的一個孩子，我是決不讓他現在自由選擇的，雖然他現在似乎已經有了一個愛人……這孩子太蠢，不比他的哥哥和姊姊。你屈駕在這裏住幾天就可以看見他。他老是要到別人家去糾纏，不回自己的窠來……」

說着舉起杯來，左手提着壺，邀我飲酒。

「請喝完你的酒，李先生，你嘗嘗這一纒窖了十年的酒，怕沒有味兒！祇要不至於太

醉，在我們今天初見面的時候，該盡一回興。這並不是……並說不上什麼，無非爲你洗塵，表示歡迎的意思。……快喝完那小半杯，我們這壺裏祇有一半了……」

我說我已經醉了，推謝不過，又連飲了幾杯。我相信我們都不能夠多飲了，我們談話漸漸的放肆，甚至我在他談京戲時低唱了一句武家坡的起頭。幸得他似乎沒有注意，仍然十分上勁的說着。

喫到外面響過了二更我們纔下桌。他叫羽輩點燈引我到書房去，叫僕人沏水，叫丫頭生火。「我醉了，失陪！失陪！」說着蹣跚的進去了。

我雖然很有醉意，可是現在能夠更膽大更仔細的看她；——在燈光下，新換的一套淡青衣服使她倍增十分的嫵媚。同時我覺得喝得過多的酒在肚裏燃燒着，令我不舒服的露出幾分倦容。這真個太不適宜，當我兩人單獨在屋裏，而且在夜間，在很高興的時候……

「你醉了麼？」她問道：「你不會飲酒，就該少飲幾杯！」

「沒有，」我躊躇的回答。「到是請給我一點兒金靈丹，我今天有些兒疲倦……」

她不安似的答應着，忙出去了。不一會，拿一匣藥和一杯清水來，放在我身旁的小茶几上。她打開小木匣，倒出一匙藥。「得罪你！」我說着，讓它放在我的舌頭上面，讓那杯子湊近我的嘴唇，讓那杯裏的水不疾不徐的流進我的口裏。「得罪你！」我又說。那一隻剛放好茶杯的手忽然被我擒着。

我全身血流急漲。但我還沒有昏瞶；我覺得她失了車上的鎮靜，立刻顫抖起來。——我到現在纔知道少女的心理，當她和你的關係要超過友誼以上，她便沒有了平常的隨便與浪漫，她彷彿被判決的囚犯似的，反而很不安，而且表面上到像和你疏遠多了……

我說：「你怕我麼？你爲什麼怕，你別怕呀……！」

我雙手擒着她的手，放在兩手的中間。

我說：「你爲什麼變了臉色？你的心也正在跳！我知道，你的心跳得很厲害，你怕我麼？我問你，你在車上說有什麼話要向我說呢？」

她顫抖得說不出話。默然的立了一忽兒，纔偏促的答道：「沒有什麼話……他們商量着不知道怎樣報對你的好……」

「怎樣對我？他們的意思是怎樣呢？」

「沒有怎樣，祇是，媽媽說：倘若不是救命的話，酬謝錢到很合適的……」

「你的意思呢？你想怎樣？」

她眼臉低垂着，不作一聲。

「你一定要告訴我，好妹妹！你打算酬送我什麼東西？」

「……」

「你知道我很愛你麼？」

「……」

「說給你聽，因為我愛你的緣故，實在想得到愛的報酬，別的我是不能要的，我要的是你的愛情，你的心！你願意施捨給我麼？你知道我的心怎樣愛你……」

「……」

「我上車來一看見就愛慕你，所以我決定坐近你那裏，也是想遇着意外的機會，和你結識。當初我即以保護你的責任自居，你知道沿路是有不少的軍人的；我坐在靠窗的地方，不為無因……並且你設想倘若我為保護你而受任何災害，便死也是很甘心的！我一聽見槍響，上半身即向你這邊偏，全身都把你遮了！倘不這樣而使你受傷，我想我會多麼難過，你明白，上車來見了你我就傾心……」

「我相信你……」很小聲的說，她仍然低着頭。

「那麼你說給我聽，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她截住說。

我嗤的笑出了一聲，「哈！我還沒有說完你就說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什麼呀！」

她也忍不住要笑，而且似乎眼中含了淚水。停了一瞬，回答說：

「我知道他們……」

「他們怎樣？」

她低頭看着她的腳，在地板上擦動。一道淡黃的光，射在漆黑的皮鞋上，寂靜的發亮。

我再不能忍受這樣難堪的沈默，忽的用一隻手摟抱這個可憐的小羊。

「你讓我！」她掙扎着說。我不回答，用力圍住她的腰。

「有人來了！」她驚惶的說，

我剛鬆手，她一溜烟就逃跑出去。

寢室外並沒有人來，這一晚也沒有人來。

四

次日這件事情很順利的決定了。

她的父親親自和我說：「因為昨天的事，小女算是屬於先生的了。聽說先生對小女也很愛慕，我們非常榮幸，願意提談婚姻……」

「很好！很好！」我忙回答着，舉起一個茶杯到嘴唇邊，遮着滿心歡悅的笑……

① 四川有幾縣初見汽車，說是房子搬家，是一句取笑的話。

② 八人坐成一桌，故稱八人爲一桌人。